

編
卯-3%

敵國

經濟

破產 之

包供





廣東省政府秘書處編譯室

敵國經濟破產之自供 目錄

序.....李浴日

電力恐慌下之日本產業.....趙偉雄譯

通貨膨脹下的日本戰時經濟.....藍天照譯

日本物價危機的總檢討.....陳魯慎譯

日本製鋼業的衰敗.....陳松光譯

目前日本的米荒與魚荒.....華固譯



830+2
0591

敵國經濟破產之自供 目錄

敵國經濟破產之自供

目錄

MG
F131 395 2
20



3 2285 1728 4

卷頭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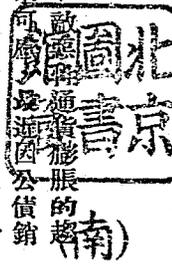
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因為經濟的恐慌是戰敗了。此次中日戰爭，敵人固為經濟先天的不足，不然引起經濟的恐慌，這在戰爭初期我們早已觀察到。果然到了今日，敵人經濟的恐慌已到肺病的第三期。「事實勝雄辯」，關於敵人經濟的恐慌狀況，現我不必再作理論的檢討，祇將最在板章上所得的一些材料寫出來：

一、是激惡性通貨膨脹的表面化：

由於龐大戰時預算的累積，鉅額公債的濫發，物價的昂騰，敵國通貨膨脹的趨勢已表面化，無法遏止金融巨頭如結城，津島等均早已表示可慮，最近因公債銷路已達飽和，消化不良，而隨着歐戰的擴大，投機旺盛，又使銀行的貸出遠超於貯款之上，市面的日本銀行兌換券的發行額，驟見增加，而收縮鈍化。據日本銀行所發表之收支對照表，四月上半月日銀兌換券的發行額，最低亦為三十一億一千零九十四萬二千圓，比起去年底的三十八億一千萬圓的最高額是減低，但比起去年同期却大見增加。茲將今年四個月與去年同期的兌換券的最高及最低發行額作一比較，列表如下：（單位—百萬日元）

（最高額）

敵國經濟破產之自供



敵國經濟破產之自供

月份	一九四〇年	一九三九年	增加額
一月	三, 二七七	二, 三八四	八九三
二月	三, 一七七	二, 三八九	七八八
三月	三, 三一	二, 四〇二	九一〇

(最低額)

月份	一九四〇年	一九三九年	增加額
一月	二, 八八三	二, 一〇三	七八〇
二月	二, 八九五	二, 一六六	七二九
三月	二, 八八八	二, 〇五七	八三一
四月	三, 一一〇	二, 一〇四	一, 〇〇六

若以兌換券的收縮論，最近實見鈍化。今年二月兌換券收縮額為三億八千萬圓，三月則減少至二億八千萬圓，四月更減至二億圓，據金融界一般推測，今後雖有若干收縮，但總難收縮到三十億元以內，到今年上半年兌換券發行額當迫近四十億元之數，尚高於去年底的最高額。如將朝鮮台灣兩銀行的兌換券及米穀合計，則其數當更可觀。

相近於日本現在國民的所得——約二百三十億元（按此數字亦係依照現時高物價水準計算出來，且是敵當局誇大的計算），財政與國民所得竟是一致，通貨膨脹的刺激，實在甚大。國內的物價縱使能夠壓低，但近來同樣趨於高漲，他國外物價亦却難抑壓。」勝田最後稱：「如果有東西可買，尚不失為有物財政，然而二，倘使東西無處買，則不管如何龐大的財政，亦將難以實行」。

（國新社特稿）

二、是敵國際貿易的入超：

敵國經濟破產之自供

三

敵本年第一季（一月至三月）貿易，業經發表，如將對偽貿易包括在內，雖屬出超，但對所謂第三國貿易，入超甚大，較之去年，又有增加。計本年一月至三月，敵對第三國輸出，合計四億二千三百一十一萬二千元，比去年同期增加八千六百七十三萬四千元。輸入七億五百十四萬五千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一億六千九百六十九萬六千元，入超二億八千零三萬三千元，比去年同期增加八千二百九十六萬二千九百元。至三月份一個月，則輸出二億六千五百零三萬七千元，輸入二億七千一百零四萬六千元，入超一億另六百萬元，比去年同期增加四百五十萬元。以入超表示現金的加速外流，茲列表如下：（單位千元）

敵對第三國輸出	一六五，〇三七	（本年三月）	一三九，六八二	（去年三月）
敵對第三國輸入	二七一，二四六		二〇一，三七三	
入超	一〇七，二〇九		六一，六九一	

（國新社特訊）

四、是敵物資的奇缺

敵經濟評論家勝田貞次，最近在讀賣新聞上發表一文，論述敵國內的物資恐慌，已達極度嚴重的階段，他說：「最驚險的是在物資不足的時候，往往是一樣東西的不足，會引起了另一樣東西的不足，如此挨次擴張開去，永無限度。譬如由於煤炭

的不足，已經引起了電力的不足，引起了肥料的不足，引起了農業的不足，生產物是越弄越少下去」。又說：「生產物既逐漸少下去，除非相當地削減預算，否則勉強要買，是沒有法子不便價格提高。沒有賣戶，只有買主，物資的不足，就只有越弄越嚴重。而屯積和居奇，都是預料東西會缺乏之必然產生的現象。除非能預定東西將來會充足，否則，賣主總必須退縮進去，變成了只剩下了買主的局面」。勝田接着更說：「總之，這次議會倘若不能使經濟關係合理化，則無論怎樣，除了東西的不足，更引起東西的不足，東西不足，更使賣主縮進去，單單剩下買主，引起市場的呆滯之外，沒有第二條路」。這裏勝田又作個譬喻：「一個人家也會由於沒有錢，竟打起架來，甚至發生夫妻分離的事情，一個國家也是一樣，物資缺乏到某種程度以上的時候，不能說不會弄成同樣的結局」。

(國新社特稿)

因為爲物資的缺乏，所以敵國：

A. 物價是高漲了：

據敵國內閣統計局的報告，四月份東京的物價，續趨高漲，四月份工人生活程度指數，爲一元三，二，較三月份增二，一，較去年三月增二，二，四月份飲食指數，爲一五三，四，房租一一二，電熱一四〇，六，服裝一九一，五，其他一一九，三〇

敵國經濟破產之自供

敵國經濟破產之自供

六

B. 搶米風潮是沒濫了：

據東京電訊：最近日平發生搶米暴動事，業經證實，惟以日本的檢查嚴密其真象如何，頗難洩出國外。茲據設法調查的結果，已判明上星期初，大阪發生大規模的暴動，有米店數家被搶，一時形勢極爲嚴重，大有波及他處的可能，其後警察以武力驅散羣衆，並逮捕貧民數百人。又本月十六日，北海道內，各地亦有同樣的搶米暴動，其詳情則因檢查關係，無法發出。

(中央社電)

C. 食糖火柴是要憑票購買了：

擅商相騰原談：定於六月一日起，東京，大阪，京都，橫濱，名古屋，神戶六大都會食糖及火柴，實行憑券到店購買，其他各地，則仍舊，名古屋市內，對火柴一項，原已採行此制，政府定於六月一日起，通知食糖及火柴商人，自動實行限制，七月一日起由官方正式實行。

(中央社電)

D. 紙量是缺乏了：

敵紙荒嚴重，雖經限制報紙什誌及各種書籍的用紙，但仍無法緩和。最近敵商工省與文部省會商結果，以教科書用紙甚巨，如能減少若干，不無小補，及決定通令

各地方長官轉飭各學校，今春開學時，新生及升級學生，務必儘其可能不購新書，而以兄或妹之舊書移用。今後工商省對於「國定教科書印刷會社」用紙的分配將減少百分之二十，紙質一律改用次等。同時，除移用舊書外，新書的印刷，並將縮短字體及空縫以便在同一紙張上，可以多排字數。

(國新社訊)

E. 煤炭是要告罄了：

敵國內的石灰恐慌，業已引起普遍的社會嚴重問題，由於石灰的缺乏，各種生產機構遭受停滯，固不待言，即最平常之學校，家庭，澡堂等各方面，亦感受極大窘困，據調查所得：今年是無炭之冬，各學校的教室與寢室，全部停止燒炭，因之，不僅學生無法提筆，即教師亦不能忍酷寒以講學。現各校學生患病者累累，教師亦經常缺課，到處造成冰冷的氣象，同時各中下家庭之生不起炭火者，亦叫苦連天，澡堂開爐時間大受限制。素以沐浴為日常生活之一的敵國國民，莫不怨聲載道，在如此情形之下，故今冬敵國內患流行性感冒，及由感冒而致死者，層見疊出。

(國新社訊)

此外，關於電力與鋼鐵等等恐慌狀況，請參考本書有關各篇，餘不備錄。

蘇國經濟學家瓦爾加評日本經濟說：「日本軍閥僅擁有極稀少的經濟資源，而極力擴充大陸軍與大海軍，事實昭示我們，此類課題決非日本經濟實力所能做得到。……」

敵國經濟破產之自供

敵國經濟破產之自供

八

工業……國債……農業……凡此種種，都表示着日本經濟已瀕於絕境，將加速其社會與政治危機的過程」，我說：且將加速其軍專危機的過程。

最近敵人在國內，因為經濟的恐慌，在外因為軍事的屢戰屢敗，我們雖然未敢遽然斷定牠必踏上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的覆轍，但却可以斷定其必然陷於不利的局勢，自掘墳墓。只要我們「抗戰到底」，則必可以奪得最後勝利。

「敵國經濟破產的自供」是要付梓了，我無暇從「改造」或「中央公論」上譯述一篇「正論」，僅潦草地寫出以上的話，聊作本書的「卷頭語」。

一九四〇年六月一日李浴日作

電力恐慌下之日本產業

趙偉雄譯

——電力恐慌籠罩下日本西部工廠的情況——

一月二十九日早，北陸方面的電流發生了問題，煤炭供給也很感困難，因而關西地區的兩府十二縣下的大工廠，全部停工，當日下午五時，日發（日本發電公司）——譯者）的大阪支店，發表了一個緊急通告，該通告的內容，充滿了嚴重的氣氛，亦頗饒興趣，今特將該通告錄之於后：

「日昨發電十五萬基羅華特（KILOWATT），而需要竟增至二百一十萬基羅華特，因此今日（二十九日）——譯者）還要繼續供給下去，是萬萬不能的了，今特正式通告，明天——三十日的措置：凡是需用大量電力的（專用綫）工廠，實行部分的停止供電，至於軍事上特殊的工廠及電信，電話，交通等公共機關，則仍繼續供給。這完全是爲着避免通信局的責難和惹起社會的不安和工廠的危險，而迫不得已的處置，不過這個處置，後天（三十一日）繼續適用與否？現在不能預斷。」

根據這個事實，計算起來，電力供給總量當在一千四百六十萬基羅，較之以前最高時期的消費量平均減少約在五八%。現在所有的電力，祇能供應少量電力的需要者；如軍用品工廠，化學工廠，交通，通信，瓦斯，自來水等，而需用大量電力者，則依此電量，無形中受了五〇%以上的限制，因此，需用大量電力的工廠，過去雖受工作三日休

敵國經濟破產之自供

九

息一日的限制，現在却不能不受工作一日休息一日的限制了。今將關西地區二府十二縣，從去年八月第一次限制時起至現在止，其經過情形略述如后：

第一次：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五日，減少電量為三萬基羅華特。

第二次：同月三十日減少電量為三十萬基羅華特。

第三次：一九四〇年一月十四日減少電量為四百萬基羅華特。

第四次：一月二十一日使用電力如由十萬基羅華特增至一百七十萬基羅華特，則實行部分的停止供電。

第五次：同月二十四日加強一百萬基羅華特的限制，對需用大量電力者，實施休日制，

（每供給若干日即休息一日——譯者。）

第六次：同月三十日使用電力由十五萬基羅華特增至一百一十萬基羅華特，對於需用大量電力者，施行全面的停止供電。

第六次限制是至二月三日為止，其間雖無明顯變化，但如其說已趨和緩，則毋甯說是大大的加緊，由現在的煤斤貯備方面推想，這十天內的情狀，實有繼續增高之勢。

電力調整令的發動

電力調整令的發動，是二月三日決定實行的，這一件舉大概有兩個目的，第一個目的，是與電氣廳的聲明相同，「這個調整令的決定，是依據消費限制而來的，目前因煤炭貯備不足，電力發生恐慌，因此不能不實施這個正式的消费限制，（依製品的區分而

規定電力消費的限制——譯者），而施行目的，無非爲應付目前嚴重時期，使之平穩渡過。第二個目的是爲重視事業的重要性，不能不規定電力供給的一定目標，以便計劃地生產。

十五日至二十日的電力限制，關東四〇%，關西四五%，後來根據遞信省（「遞信」是包含郵電，「省」猶之我國的「部」——譯者）的第三千八百一十號告示，分別產業部門，以決定正式的電力分配程序，二十日後，電氣局通告，關東關西的電力供給，一律增加二〇%，（即較二十日前緩和——譯者），但這個通告，事實上，除需用少量電力者可受到利益外，其他部門的限制率仍和過去一樣，今將化學工業，鋼鐵機械工業，纖維工業三部門所受電力限制的打擊程度及今後趨勢分述於后：

一、化學工業 在學業的性質上，化學工業已蒙受電力限制的嚴重打擊，若不根本解決電力的限制，今後生產量的急激惡化，是不能阻止的。

這次蒙受電力限制的最大打擊的，要算化學工業了。化學工業，從原料以至製品，其作業本是有繼續性的，而且，使用高電壓觸媒者最多，而自一月十四日至現在，電力限制無定，使從事化學工業的人手足無措，以最近的四〇%至五〇%的電力限制而言，更是苦難不堪，這樣的情形，要是不幸在這個月內，不見轉好的繼續下去，則化學工業將不堪設想。本來化學工業，不管根據電氣局的通告「以製品的區分來分配電力」，或根據電力調整法令的消費限制表，都有享受使用電力的優先權的，如醫藥，工業藥品

(人造電木， ALLUMINUM——製鉛用的 ALLIMINA——礬土， CARBIDE——炭化物， SODA——曹達等) 火藥類·染料中間物及其他 COAL-TAR——煤脂分溜誘道體·PAINT——船底塗料，汽車及航空機用的特殊塗料，硫氮，石灰窒素，工業鹽類，電極，石油 (人工製者)，人造絲及製紙用的 PULP——用植物纖維製成的製紙原料，瀝青煤等等，都是屬於第二種需要的甲種類，更經遞信大臣(大臣當我國的都長——譯者)指定為第一種的最重要物品，再以製品生產狀況的複雜關係而言，製品之間的手續亦有不可分性，這也是分配電力時所應特別顧慮的，在製品之間手續上不可分方面，如：石炭酸， GYCKERINE——甘油，合成染料，顏料 (CARBONBLACK——黑炭素，酸化鈦) 合成樹脂，磷酸銨配合特製肥料等等，便是最明顯的，所以從物品的區分，從技術上的不可分性的關係來看，化學製造都不應受電力的限制的。可是事實恰相反，化學工業方面，蒙受這次電力減少的打擊實在最大，以日本染料廠與西島醫藥工場而言，後者受着工作三日停工一日的電力限制，前者現在每日雖仍可使用電力，但用電的總量，平均已減少至三四%。在化學製造品中，如製造塗料中間物 BAIVZOL——安息油等，不消說是有連續性的，就是最強烈的火藥原料，也得同時製造，而不可間斷，照這樣看來，更可證明這類工業不應受電力限制了，現在為此種製品的生產前途着想，電力限制萬萬不可再強化，不然，這些製品，即刻就會發生問題。西島工場所製的醫藥品，都是最新的化學製品，其中產量以合成染料物居多，佔全輸出品百分之五十以上，這些製品，前已

提及其工作有不可間斷性的，所以電力分配的次序，應列在首位是無疑的。但事實又恰是兩樣。惟據電氣廳的通告，十日內電力限制行見緩和，因此工場便可得力不少了。

依據該廳去年十二月末的結算，下半年利益可比上半年增加二十五萬元，紅利的分配可有二〇%惟因電力與煤炭及其他原料的不足，將來能否享有這個利益，實在未許樂觀。

帝國人肥社，因為製造軍需用品的關係，每日尚能獲得電力供給，同時，因為該社的第一第二兩工場的發電線是相通的，所以即使受到電力限制，每日仍可工作，不過生產率的低減，卻是意料中的事。

日本塗料社，也是蒙受工作三日休息一日的電力限制，因為大部分製品是有不可間斷性的，而且要使用化學處理，所以除工作率相當減少外，由於工作的障礙，更影響到業務的發展，此種狀態，如繼續不變，生產率必將大大的減少。

二、鋼鐵機械工業 因時局的關係，此種工業獲得優越的待遇，所有場廠可不因其他問題而表示憂慮，假如不是這樣，因難怕就更大。

這次的電力限制，關西方面的鋼鐵機械事業，也蒙受相當影響，但此種事業，直接間接關係軍需產業，與其他所謂和平產業比較，當然限制的程度緩和得多。在理論上此類事業應獲得格外的便宜和優待，可是事情總不如人的推想，理想終不能掩蔽事實，機械工作率的極度減縮的事實，明白擺在面前，同時，因為電力限制所招致的困難，更予

如何：

尼崎鋼廠的平爐部，自受三日一休的限制後，作業狀況，連三分之一的工作率也收不到，自二月十日至廿日，限制更加嚴格，後來雖稍見緩和，亦是無補於事。從事實上證明，這半年的生產率極度減縮，同時這個情形要是再繼續下去，整個業務的崩潰，恐怕更無法防止。

大鋼鐵業者，當推尼崎，日亞兩公司，都是有優良的設備的，今後鋼鐵事業不論如何採用重點主義，這兩公司必是其中的重要者，此業受電力限制影響，既如前述，今後所受打擊，恐比過去更為重大。單以電氣爐說，便已足證明這優趨勢。電氣爐是不能在途停止的，一旦在工作進行中忽然停止，將與機械件的損壞發生同樣結果，但是目前電力限制如此混亂，又那能保證其不中斷，所以由此推想，這方面的工作，勢有不能不陷入於完全停止的狀態。今後的限制若不和緩，此業的全部營業必十分可慮。機械事業方面，所受影響，亦與鋼鐵業相同。自施行第三次電力限制後，多受三五

%的電力限制，並且還受每一星期休息一日的限制，至於栗本鐵工場，久保田鐵工場，除電力限制不算外，更要受工作四日休息一日的限制，其餘如尼崎，堺，恩加島等工廠，也是必須每一星期休息一日的。

四、上述三五%的電力分配，在機械業方面無論如何也不夠用的，而工作不愉快更無須說了。在這種情形下，有電乃可從專切削研磨及其他工作，停電只可做組嵌等小作業，同時更因職工及其他的限制，產量的減少絕難倖免。

五、仿績專業 在電力的恐慌下，一月份生產顯見比十二月份減少一五%——二三%。

關西的電力不足，是跟着電力恐慌而發展的，在實施電力統制的今日，更惹起電力的大混亂。關西的紡績業設備最大的，當推中部，近畿，中國，（是日本四大部分之一，地方名——譯者）三地方，這些地方的工廠合計有精紡機八百一十二萬副，繅機有七萬五千副，佔全國精紡機七二%，佔繅機七五，二%。一月十四日以還，電力限制更加，速度地嚴格化，因此，工場停業的事，不絕出現，全關西的紡績業蒙受空前大打擊，例如岸和田的五個工場中，有四個工場完全休業，後來雖一度復工，但工作效率比不上以前三分之一了。和歌山紡績工場，則於一月下旬起，亦幾乎完全是隔日開工，工作效率不及去年同月的六六%，倉敷紡在中國（日本地石——譯者）方面的工場，亦受三日一休（三日工作一日休息——譯者）的限制，這方面的工場，在最嚴重時期，十個工場中

竟有八個工場要休業。所以橫互泉州南北的小紡績工場，那種嚴重而悲涼的狀態，真是完全出人想像以外。

自去秋電力發生異變以來，由地區言，關西一地的電力分配限制，完全是不一致的，混亂的。依據紡聯（紡績業聯合——譯者）調查，一月三十日的第六次限制，電力供應比去年八月減少三九%，而紡績公司自身發電設備的發電小時最多不過佔全部用電三三%，然自電力發生問題後，如人造絲……等公司，自身發電竟達六〇%以上，外來供應反不到四〇%甯非趣事！另一方面，紡績工程是物理工程，雖不如化學工程及人造絲等製造工程那種純化學工程所受電力打擊那麼大，但生產減少的事實是相同的。

其次，此舉對於軍需品等生產，避免延期出產，本來已是非常困難的了，今更蒙受這個電力限制的打擊，對於計劃的生產，更加重困難，因此不論軍需品或國內需用品，有一層時期，曾一度告罄或發現品質的惡化。

對以上的問題更增加若干困難的，是費用的增高與女工精神的受打擊。以停工日舉行大掃除而言，更是非常的大笑話。難道日日停工，日日須學掃除嗎？工廠爲了節省費用，女工就得餓肚皮！現在各工廠對女工工資一般都是以六成發給，其中還有不照這個數目的，但因紡聯（紡績業聯合——譯者）認爲應根據地方的情形，所以一任各廠自由處置。

紡績業的生產減少至如何程度，因電力限制而不斷改變，所以無法有正確的推算。

一月份最高時生產率減少了二二，三%，最低時減少一五%（比去年十二月份）二月份二十日以後，關東關西一律更減少了二〇%，同時推行所謂合理化的消費限制。但依照當時所謂合理化的消費限制表，（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公布）則紡績業所屬的輸出軍需品，與應屬物品區分的第二種的國內需用品同，應受第三種限制，這個分配就未必公允吧。可是此複雜的生產分野，欲用以制限紡績工場，恐怕是不可能的吧！聞專門工場方面的生產，輸出軍需品竟佔生產量，九〇%以上，因此，工場內的生產計劃又怎能加以修正。

以擁有數工場，或祇一工場的公司，要在同一個時候製造輸出品及國內需用品，這是困難的，就是享有特例的大公司，也恐不能做到。故依照這方面預測，電力發生恐慌材料及勞力缺乏，一切陷於不足的今日，必將因此促成專門工場的指定。關於這個，紡聯亦曾以各公司的專門輸出工場指定的理由，向商工部提出要求，欲從此獲得電力分配統制的較具體的解決。

譯自東洋經濟本年二月號

通貨膨脹下的日本戰時經濟

藍天照譯

戰爭與通貨膨脹，息息相關，在近代歷史上，已有許多具體的例證。由於這種事例的教訓，證明戰時通貨膨脹，必然擾亂國民經濟，甚至招來經濟上致命的破壞。前次歐洲大戰中，德國的失敗，就是一種慘痛的經驗和教訓。

現在中日戰爭已日漸擴大，日本人民斷不致忘懷歷史上的教訓。二十年前，歐洲人所飽嘗的慘苦經驗，尤須切實覺悟。中日事變現已成爲正式的現代戰爭，日本政府與人民，必須登悟通貨膨脹的不可避免，更要決心防止通貨膨脹的慘禍。所謂幕後的經濟戰，實際即是對於通貨膨脹的防禦戰。

對於通貨膨脹的防禦戰迄今已經三年了，其戰果如何？若謂未收何等效果，自然是錯誤的。如果沒有這種防禦戰，日本經濟恐怕早已遭到惡性通貨膨脹的慘禍了。直到現在，日本還維持經濟力，繼續作戰，就充分的證明了這種防禦戰，相當的防制了通貨膨脹的作祟。可是若謂通貨膨脹的威脅，業經煙消雲散，那又是莫大的謬誤。日本通貨膨脹的威脅果真解除了嗎？不，新的威力正方興未艾，三年來，物價高漲，里市橫行，重要物資缺乏的痛苦，日本全國人民都已飽嘗，都深爲憂慮。第七十五屆議會，是全國人民警戒通貨膨脹的真實反映。議會各派對於預算，提出種種附帶和希望的條件，就是敵國經濟被產之自供。

這種警戒的表現。可是這種要求，是如何的低微而脆弱！誠然，這種呼聲的軟弱，是因爲日本經濟，根本存有種種的矛盾和困難。但是，縱有許多困難，仍不能不防止通貨膨脹。要考察過去三年間所施行的防止通貨膨脹的方策，是相當困難的，不過，過去所施行的方策，就是正確的話，在其運用上是否完善周密，也仍有檢討餘地。通貨膨脹的威脅，既然有增無已，那末爲了對抗這種威脅，現在所有的武器，自須再行檢討，並且必須努力加強對抗的力量。但有一個必需的前提，就是對於促成增發貨幣的原因及其與國民經濟機構衝突的情形，從通貨膨脹的觀點上，要有充分的理解。

二、

要徹底理解日本經濟機構，必須先把握日本經濟的一設前提——所謂日本資本主義的特質。不過，這是一件困難的事，這裏不敢輕易嘗試。現在，當前重要的課題，在於正確地認識明白的事實：即是必須注意日本資本主義之後進性，日本資本主義之急激性，以及日本資本主義之自然的約制——資源的貧弱性。因爲有這些事實，所以至少直到滿洲事變發生時，日本經濟中心，還是注意輕工業方面，而物資調節更顯然要依存外國。這種對外的依存性，是今後日本經濟上困難的淵源，也是政府當局與人民的苦惱所在。

在十年前日本資本主義，還是維持着輕工業狀態，在世界經濟恐慌中所受的深刻創傷，也還沒有完全恢復。當時，正當滿洲事變發生，因爲必要的軍需品大量增加，對於

不景氣的日本經濟恰是一種刺激。但滿洲事變的性質，並不只是一時的刺激，相反地，隨之以俱來的，却有國際情勢的繼續不斷的變化，這樣迫得日本必然要參加世界列強的軍備競爭，必然要確立適應戰時要求的「統制經濟」。統制經濟的要求，對於資源貧乏和重工業落後的日本經濟，必然引起開發資源（國內及滿洲）和擴充重工業這兩個課題。但在性質上，先進資本主義必須半世紀才確立的重工業，現在日本決不能急速完成。後進資本主義的日本，固然必須採取明治以來的國家保護政策，但這種政策，對於日本經濟勢必愈益加重國家主義的意義。

自從滿洲事變之後，日本經濟繼續遭受強烈的刺激，因此，日本當世界不景氣時所引發的失業人口，逐漸吸收，停頓的工場設備逐漸活躍。到一九三七年七月中國事變發生，無論勞動人口或工場設備，都完全得到了雇備和使用，至此，日本經濟已由沈滯狀態而走上膨脹的路途。中日戰事的擴大，使日本經濟更加趨於強烈的膨脹。因為現代戰爭的展開，不得不充實龐大的軍需品，於是一方面，要急速擴充重工業，另一方面更要高渡的自足自給，因而擴大生產力成為日本經濟上的燃眉之急。但勞工和設備既然完全使用，而沒有了擴充餘地，那麼，要擴大軍事工作的生產，勢必要犧牲那些不急要的產業。

自從一九三一年滿洲事變以來，日本在戰時體制下，對於經費統制雖逐漸推進，但直接與間接的統制，其統制還不免是消極的，局部的。當時，日本經濟雖然加上多少限制

實總是採取自由經濟的原則。在自由經濟的許多原則之中，有一個重要的原則，就是物資必然趨於價格較高的方向。就以煤炭為例罷！無論對於軍需工業或和平工業，煤炭是必不可缺的物資。但一國煤炭產額，究有多少配置給軍需，多少配置給民需，那就全由軍需工業與和平工業對煤炭所支付之價格的高低面決定。各項工業所以對煤炭支付高價格，是因為該項工業能獲得利潤，而這種利潤之獲得，是由該項產業出品之價格來決定的。這樣的自由放任，煤炭必然流向利潤較高而能支付較高價格的產業方面。此時倘若煤炭產量，不能急速增加，那麼，其他產業就必然感到煤炭的不足。不僅煤炭如此，一切重要物資，如鐵及勞動力等，也都完全相同。在經濟範圍內，有許多產業部門同時並存，而且同一產經部門內，又有多家企業相競爭，而對於這些企業之物資和勞動力的分配，完全由國民經濟內的價格體系所決定。由此可知，價格是配置物資和勞動力的指針。

中日戰爭發生後，日本所要求的物資和勞動力的配置，到底不能適用自由經濟的原則，對於物資和勞動力的配置，不能不加以統制。至於統制應擴大和強化，自不待言。要是不強化，不擴大，那麼現在日本經濟將臻於如何的狀態？要是日本戰時經濟仍然根據自由經濟的原則，那麼，現在日本的命運又將如何？很顯然的，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就是日本經濟的全面破產。如果上述這個假定的問題可以成立，那麼，就要來分析究竟須經過如何的過程就會發生經濟的破產？至此放棄現實，尋找理論，是必需緊要的。

戰時，要理解現實，必須根據理論。因為中日事變以來，種種統制政策的意義與價值，究竟在那裏？這些政策的範圍與強度，是否完善？所實施的政策能否貫徹而順利推行？要求解決這些現實的問題，必須有一種理論作為判斷的基準。

雖然現在戰爭一旦發生，首先就需要龐大的軍需品。日本銀行因承銷公債而多印紙幣，遂增加了軍需品的銷路，而軍需品價格的急漲，又增加了軍需產業部門的利潤。因為貨幣增發而購買力增加，在國民經濟之再生產過程上，自然增加超過實際購買力的貨幣，這就是通貨膨脹的表現。軍需產業受着通貨膨脹的刺激，必然盡量運用現存設備，適宜地擴充生產設備。從戰爭的見地來看，從軍需品的恆久性的見地來看，決不是輕而易舉的。要擴張現存設備和生產力，縱然不必要增加固定資本，但至少必須增加流動資本（原料及勞動力）。國民經濟的發展既然達到飽和點，沒有了失業人口和過剩物資，那裏再擴大生產設備，其所需之物資與勞動力，必然要從軍需產業以外的其他產業勞動來奪取，這種奪取，在自由經濟的原則之下，不外提高軍需產業部門所需要的物資價格和勞動工資。因而勞動人口，就脫離了農村而集中於軍需產業地帶，和平產業的物資供給，根本發生困難，勞動工資及重要物資的價格，勢必飛旺騰達。

戰爭一經延長，軍需的恆久性便成為確切的事實了，此時，企業家的計劃：就是擴充軍需產業的生產力（增強固定設備）。但在軍需產業的性質上，要擴充軍需生產力，自然需要大量增加重工業和化學工業，並勢必刺激鐵煤炭等礦業及其他生產力的擴充。

經濟實行擴充這些產業的生產力，必須強制吸收和平產業方面的物資和勞動力，因而促進工資和重要物資價格的飛漲。工資和物資是構成生產費的重要因素，於是軍需品和重工業製品的價格的騰貴，亦不可避免，由政府所支出的購買力亦必越發增加。

要擴充軍需產業及與軍需有關的產業，（都是屬於重工業），自然需要巨大的資金。而發展重工業，必須有宏大的建築和高價的機器，但這些生產手段，具有近代技術的特性，具有時間的長久性。因為這樣，縱然只希望增加一年份的生產物，擴充一部份的生產力，也不能不購置數年甚至數十年的生產建築和機器。因此，所增一年份的生產物價類，比之所增數年甚至數十年的固定資本之資本價值，實在相差數倍乃至數十倍。由此這種關係，從低級生產部門遊移到高級生產部門的物資和勞力，越加顯著。經濟學稱這種關係叫做加速演進的原理（Principle of Acceleration）。因為這個原理的作祟，使所需增加軍需品及其有關產業所需要的資金，就意外的巨大。現在更有一件可注意的事實，就是擴充重工業部門的生產力，一定要有相當長期的建設期間，沒有三年五年的期間，而想平穩的完成生產力的擴充，實不容易。尤其在常常發生偶然事件的戰時，這種觀察更有深刻意義。

雖然，這擴充生產力的巨額資金，究竟從何處籌措？其一部份取諸國民儲蓄自無爭論餘地，但需要資金很多，只靠國民儲蓄，到底不能適應需要。其不足之額，還要靠擴大流通信用，和創設銀行信用來彌補。現代銀行組織，有一特殊機構，就是所謂儲蓄券

的創設，此為追加信用的理論基礎，銀行通過這個機構，從國民經濟之再生產過程中，在自然發生的購買力上，發行多額的通貨，所以戰時通貨膨脹一語，若以為僅僅指政府所增發的紙幣而言，是很謬誤的。由於政府增發紙幣，刺激企業家的活動，於銀行方面，便有創設信用的作用，通貨是經過政府和銀行（在流通信用上，一般企業家也有關係）之手而膨脹的。除此之外，對於紙幣膨脹的影響很少，而增發紙幣（及政府儲金）卻有增強銀行組織之支付準備率的意義，因此，追加信用的可能，便越發擴大。

這種擴充生產力的資金，大批用於購買資財和勞動力，而促進資財價格及工資之騰貴的時候，就有吸收和平產業之資財勞力的可能，因此，和平產業的生產，勢必停滯，國民日用物品的消費，勢必減少，然要擴充生產力，根據經濟學者所謂強制節約（Forced Saving）的原則，必然要犧牲國民生活之消費。若是這種強制節約，無限制的強迫施行，不怕一般的物價騰貴和危險，擴充生產力的希望，也許可以達到，但是站在自由經濟原則上，重工業生產力縱然可以擴充，但在消費品生產部門，必引起很大變化，結果，仍然會妨礙生產力的擴充。

擴充生產力所付出的資金，多用於資財價格和工資上面。但因資財和工資的騰貴，國民所得利潤和工資，必然顯著增加，因而國民收益亦必一般的增加。至於國民收益的增加，等於政府公債增發額的主張，是沒有什麼理論根據的。因為有追加信用的關係，國民收益額實可超過公債增發額的。證之於肯茲的乘數理論，這個論證也是正確的。國

民收益額已顯著增加，由於政府的獎勵儲蓄，國民儲蓄額自然也相當增加。但國民收益的增加，必然促進民衆的消費，其大部份的收益，會變爲消費品的購買力，而支付給和平產業。消費品之需要激增，消費品價格騰貴，因而消費品生產部門之利潤，亦隨之飛躍上昇，在這種情勢之下，自然增高和平產業的生產率，並增強其設備。但因爲國民經濟已經完全達到飽和點，很少擴充餘地。軍需產業方面爲了要擴充生產力，已用了很高的價格來吸收和平產業的物資和勞動力，現在和平產業要擴充生產力，爲調整其物資和勞動力，又必須從軍需產業方面來奪取。於是，在自由經濟原則上，此種和平產業就要用比軍需工業所支更高的價格和工資以取得物資和勞動力，因爲和平產業之利潤逐漸上昇，這種措施是很可能的，另一方面，軍需產業及與軍需有關產業，既然在擴充生產力的途中，此時若中途放棄其計劃，其已投下的巨額資金難免損失，因此，軍需產業必然忍受一切犧牲而完成其擴充計劃。於是，軍需產業與和平產業，必然相互競爭，把物資價格和勞動工資一步一步提高。工資和物資價格繼續上漲，國民收益增加，國民之消費力增加，因而和平產業對於物資和勞工的吸引力，亦越發加強，擴充軍需產業之生產力的計劃，其本身就包含有否認自己的契機，因爲物資和勞工的價格，在產業部門間激烈競爭，不僅促成軍需品重工業製品之價格飛漲，就是消費品的價格也逐漸上昇。這就是出般的物價騰貴之累積過程，而軍需產業及其有關產業之生產力的擴充，因其本身已包含矛盾，擴充計劃不得不逐漸停頓。這個停頓，顯然是因爲物資和勞動力的調達不圓

滿的結果。於此，雖企圖加強勞動力，但這種事態，決不是用姑息手段所能限制的，所以，只有慨嘆物資和勞動力的不足。

在現代技術上，擴充重工業，必須有相當長期的建設期間，使那與和平產業相競爭的軍需產業，顯然陷於不利地位。擴充軍需產業的生產力（即是投資），雖然有希望獲得利潤，但一般企業家是很有戒心的，因為要完成擴充計劃，必須有數年的建設期間，若是中途計劃停頓，恢復原狀既不可能，所投資金則變為毫無價值，而所希望獲得之利潤更成泡影。其初，在軍需產業計劃擴充投資的時候，固然可得金融機關之信用膨脹之援助，但一旦擴充的計劃停頓，金融機關對於放款的收回，就不得不大為警戒。在通常的景氣變動過程中，金融機關企圖收縮信用，收回放款，而企業方面不能償還，就發生金融恐慌。但照前面所述的過程，因為戰爭需要物資太急的關係，金融恐慌是不容易表面化的。政府為充實軍需品，不惜放出龐大的購買力，並對金融機關，担负賠償義務，促使其繼續放款。甚至強迫施行低利息政策，竭力維持自然利率與貨幣利率之平衡。施行這種政策的結果，在國民經濟內部，就是一般購買力之橫溢，但是不管購買力如何增加，若是擴充生產力的計劃不能完成，在現存設備以外，不能再增加勞力和原料，要想增加生產物品是不可能的，結果僅有一般物價之無限制的騰貴，即是所謂惡性通貨膨脹之發生。至此，國民經濟顯然表現着僵硬化之徵候，若再加強膨脹，則經濟破產愈益危險。一九三三年，德國之歷史，就是這種趨勢之最現實的說明。

在資源貧乏，重要物資要仰供於外國的時候，國民經濟必急速破壞。通貨膨脹之推進，使國內物價漸次騰貴，因而促進外貨之輸入，妨礙國貨之輸出，在國際匯兌上形成絕對不利的形勢。對外輸出停頓的結果，重要物資的輸入根本發生困難。此時，要獲得國外的重要物資，就不能不支出大批現金，因而靠外國物資為原料的各種製造品價格，更加高昂。若是國幣在國際匯兌上，繼續降落而無法阻止，則國民經濟之輸入力量，必然絕對的薄弱。

根據國民經濟原則的假定，國民經濟究竟經過如何的過程，便會陷於惡性通貨膨脹而必然破滅，按照上述的分析，已可充分明瞭了。一九三八年以來的日本戰時經濟，為防止這樣的破產，曾策劃種種的政策，因為實行了這些政策，所以直到今日，還能維持相當的經濟力。但那種政策，究竟在怎樣的場合，才能完成其任務？若是不推行那種安全政策，是不是又立即會發生強烈的破壞？這些問題，在決定今後政策之方向與強度時，是極關重要的。現在試把過去三年間，日本戰時經濟之現實情形，和以上所假設的過程作一對比。

三、

現代戰爭，是巨大物資的消耗，而所消耗的物資，究竟如何補充，是後方國民所應解答的最大課題。把自然物造成為戰爭必需物資的，是人類（即是勞動力）。在今日的經濟機構下，這些物資和勞動力，決不能無代價的自由徵發。政府如要徵集，必須在

一定價格之下，用現金或紙幣去購買。現在的戰時經濟統制，其統制的範圍，不外資材，勞動力，資金，物價等四方面，但這四方面的統制，究竟如何的相互發展，甚至相互矛盾，須得順次檢討。

若是軍費一項，每年都能在國民儲蓄範圍內設法彌補，縱然需要方向轉變，而通貨本身的數量仍不致有變化。不過這種方法，若是運用於增加租稅或公開發行公債的時候，就必然會感受到通貨緊縮的影響。一九三七年以來，日本政府恐怕更加刺激物價的騰貴，對於補充軍費而發行的公債，一部分由國債辛狄開（Syndicate）承受，其餘則採取公開發行的方法。然而滿洲事變以來，因為強制擴充生產力，既經達到全部使用狀態，在金融市場上，縱能全部承銷，但為了防止公債價格的低落，到底不得不運用一種方法，由日本銀行出面購買。這樣的公開發行公債，便隱然含有撤退資金的意味，不僅減少了擴充生產力的資金，而且若果放任下去，頗有發生金融恐慌之虞。事實上，股票市場，受着政府公開發行公債的打擊，股票勢必低落，因此，不能壓低物價，而生產力也不能擴充。在今日，急待解決的當面難題，就是政府所採用的所謂公債循環消化方案。這個著名方案能否成功，可以決定今後戰時經濟的命運。日本政府停止公開發行公債，就改由日本銀行承受公債，以為籌措戰費的方法。這個方法，表面上雖甚簡單，但其內容與影響，決不簡單。結果，所增發的流通紙幣，必然超過市場購買力幾倍。此時若能增加物財生產，以補償軍用品的消耗，則物價尚能作某種程度的抑制。但這件事決不

可能，因為由日本銀行增發流通券這種方法，不能避免。政府一方面為購買軍需品，對市場放出大批通貨，另一方面，運用吸收通貨的方法獎勵國民儲蓄。「發行的公債由日本銀行承受，則一般國民所得增加，將所得儲蓄起來，則公債便可完全消化，因此，只要國民儲蓄與公債發行額相等，便不致引起通貨膨脹」。這樣質樸的三段論法，完全總了忽視時間要素的謬誤。三年來，日本政府不斷進行這個政策，在一九三七年，以獲得八十萬萬元的儲蓄為目標，一九三九年，以獲得一百萬萬元為目標。一九四〇年，更希望獲得一百二十萬萬元了。施行這個政策的前提，是要防止公債利息的低落和價格的下降，一方面對於公債持有人，應給與種種特權（如減免課稅等），另一方面，在全國組織儲蓄團體，獎勵乃至強制其承購公債。這個基礎理論究竟正確與否，暫不討論，但無論如何獎勵儲蓄是絕對正確的，根據下列表格，可以推測而知。因此，公債發行額雖然大增，而日本銀行的紙幣，不致跟着公債增加額而發生同量的膨脹。

中國事變以來新公債發行額及其消化率（單位三萬日元）

	新公債發行額	擴充生產金額	國民所得估計	國民儲蓄增加額	日本銀行紙幣發行額	公債消化率
一九三七年	1,100	1,511	1,503	4,711	1,355	55.5
一九三八年	4,330	2,231	1,000	7,130	1,919	68.3
一九三九年	5,115	4,355	11,000	9,617	3,333	92.3

若龐大軍需品之補充，不必要從新擴大生產規模，原有生產規模之出品足以供應，則問題比較簡單，政府所需之資金，可用軍事公債發行額之資金來彌補。但在現代的所謂迂迴生產之機構下，爲了要增加軍需品，必須先行充直接生產軍需品的生產力，關於戰時資金的籌措，除公債資金外，還要籌措擴充生產力的資金。這個資金的籌措，基本的，當然要仰給於國民儲蓄之增加。照前表所載，公債發行額與擴充生產資金額之合計，大致等於儲蓄增加額。由此可知，以增加國民儲蓄，作爲籌措充生產資金的方法，得到了相當程度的成功。但是所謂銀行貸款，是根據銀行信用來的，究竟和存款沒有關係，擴充生產的資金，縱然可以仰給於儲蓄存款，但還有發生通貨膨脹的可能。擴充生產力的資金，可由民間金融機關貸款，與軍事費不同。因此，若不加以某種強制，恐怕資金必定投資於最有利而最安全的方面。目前，軍需產業，固然有戰時市場保證，可獲厚利，但戰爭究竟繼續到何時，不得而知，一旦戰事停止，軍需產業難免有破產之慮。而且從時間方面計算，消費品部門的利潤也是比較現實，所以民間資金，恐怕多半會投資於消費品的產業方面。如果僅靠獎勵儲蓄，是不能確保資金的一定數量的，爲要確資投資於國家最有利的方面，不能不運用統制的方策。在這種意義上，專能擴大後，特別議會所通過的臨時資金調整法，可以說是劃時代的法令。根據這個法令，凡公司商店之新設，增資，合併，營業方針的改變，乃至專業設備之擴大與改良，不管其資本是白己的，抑或是銀行貸款，在一定資金額以上，都必須得到政府的許可，才能舉辦。改在

根據這法令，有通貨膨脹之傾向時，可抑制其資金之增加，另一方面，又可竭立阻止資金流入不緊要的產業。一九三八年以後所推行的資金需要調查是調整資金之更進一步的辦法。總動員法第十一條金融命令的發動，對金融機關附有損失賠償的條件，發動強制的金融措施，在某種意義上，對於促進軍需品生產部門之投資，已收獲相當效果。但為了要推行這種強制金融辦法，有若干障礙，不能不加以消除。日本銀行放款條件之緩和，興業銀行對產業資金之供給，或依臨時資金調整法，增加資金及發行股票給與特權，對於日本正統學派產業金融的方法，可以說已有相當的變革。這種為擴充生產資金而推行的措施，根據下列一表，顯然已獲相當成績。

銀行公司的計劃資本（日本銀行調查，單位百萬元）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六年	一九三七年	一九三八年	一九三九年
礦業	一八・二	一三・七	三二・三	七四・四	四三・一
化學工業	三三・三	一六三・八	六六五・三	七〇一・六	四八八・六
機械工業	四九・九	一〇六・一	四九〇・七	六〇四・一	八七二・七
金屬工業	八〇・二	一〇七・七	三九五・〇	五三三・九	六六五・三
製造工業	三三四・三	三六六・一	五三六・四	一六八・四	六〇六
其他產業	六六・七	一・三三〇・〇	一・三三三・五	一・三二八・〇	二・七三二・二

以上是國內資金問題，但在日本，國外資金問題更為重要。然而，國外資金，與國

內資金不同，不能以印刷日本銀行紙幣而獲得的。要獲得外國資金，基本的要有當作世界貨幣的金貨，或者可以代替金貨的外國貨幣或輸出商品。金貨的購買，民間所有外幣的徵集，乃至種種獎勵輸出的方策，是獲得外國資金的具體方法。但購買民間所有的金貨，或增加金貨產量，都有一定限度，在對外投資很少的日本，除了輸出貨物以外，沒有獲得資金的方法。輸出入連鎖制度之採用與工廠保護關稅制度之活用，是直接促進輸出的政策。設置國外匯兌基金，擴大補助輸出制度，以及對輸出資金貨物之先墊賠償制度之實施，是由金融方面促進輸出的辦法。

在戰時國家所需的是現實的物資。資金不外是取得物資的手段。然而戰爭為非生產的消費，在戰時，一般物資的不足，無論如何也難以避免的。其問題，不在乎高價格和高利潤之誘惑，而在於如何合理的分配不足之物資，如何設法擴充生產力以彌補軍需品之消耗，以及如何設法維持國民最低限度的生活。日本政府規定「資金調整法」，以統制資金之流通，規定「輸出入品等臨時措置法」以統制物資之分配，在這種意義上，可謂適合時宜的處置。在事變以前，為獎勵重工業及礦業之發展，已經加強保護政策，對於國內的基本原料，基礎的機械工業，以及代用品等，幾乎大部份都給與獎勵金或免稅等特權。事變發生後之統制特徵，就是輸出入品等臨時措置法。依靠外國原料的日本產業，根據這個臨時措置法，顯然含有貿易統制的色彩。但這個統制，與專為平衡國際收支的平時貿易統制政策不同，它不僅根據限制使用和統置分配的方法統制輸入原料，而

敵國經濟破產之自供

且對於國內生產的資料，也限制或禁止人民使用（如煤炭），以充軍事工業及輸出品產業之用。於是關於重要資材的配置，在各產業部門間，就實施所謂重點主義。而且在同一產業部門內之各工廠間，對於資材之分配，工作機械之分配，也實施重點主義。所謂重點主義，就是把各種重要物資和機械，集中於重要工業方面，對於不急要的產業，甯可犧牲不顧。今後物資不足，益加嚴重，而這種重點主義，勢必全面推行，生產率低下之企業，不能不加以整理，停辦或合併。這種物資統制，在分配方面，雖可改正資材用途之方向，但於生產力之真正擴充，不免有隔靴搔癢之感。如果詳細檢討下列之數字，從去年夏季以來之生產指數，已可見到日趨低落的危險徵象了。

生產指數之變化（一九三一年——三二年指數一〇〇）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指數一〇〇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一年	四月	八月
生產財平均	一七三	一九六	一三〇	一五四
1. 礦業	一九八	一六〇	一六四	一六六
2. 鋼鐵機械	二二〇	二五五	三三三	三五六
3. 化學工業	一九三	三三三	三三六	三四五
消費財平均	一三五	一三七	一三五	一三四
1. 纖維工業	一三六	一四〇	一三五	一三三
			一六	一七

一國可利用的資源和技術，是有一定限制的，同時人口或勞動力也有限制。在滿洲日事變以前，成爲重大社會問題的失業人口，近年來，已爲產業擴充所吸收，而且耕爲產糧預備軍的農村壯丁，也多數送上戰場，因之，勞動力不足，現在已經完全表面化。下面這個表充分證明所謂「人的資源」的不足。

職業介紹處理成績（厚生省職業部調查）

年 別	求人數(A)	求職數(B)
一九三〇年	九〇四・七三〇	一・一六一・一四四
一九三五年	一・九一七・九八三	一・六七九・五六八
一九三六年	三・三九七・三二一	一・七七八・一四五
一九三七年	二・六〇四・六六一	二・〇九二・三三八
一九三八年	二・九〇三・七二四	二・〇四六・一九二

戰時勞動力的統制，根本上，和物資統制是相同的。在資本主義社會，勞動力也和其他商品一樣，如果供給不足，必然引起工資之騰貴。而工資騰貴，一般勞動者收入增加，這不僅促進消費財價格上漲，而且加速生產費增高，必然促使一般物價飛躍昂貴。這裏真正擴充生產力，增加勞動量及保持勞動者體力，是非常重要的。日本政府對於勞動統制，雖曾頒布限制工作時間的命令，實施交替工作制度等，但缺陷仍然甚多。在獲利

經濟下，一般資本家，爲着利潤的擴大，不惜盡量延長工作時間，並雇用男女童工，政府頒布之法令，有名無實，結果，勞工體力不免過度消耗，工廠災害不斷增加，尤其少年童工之負傷死亡率之大，更爲可驚。

最後，最爲嚴重的問題，就是物價統制問題。政府除了統制資材，勞動力和資金外，同時還取締暴利，對於重要商品，並實施公定價格制。但物價統制的歷史，實際上，就是證明資材和勞動力的統制，是如何的不充分而無計劃。三年來，日本政府雖頒布許多取締暴利和統制物價的法令，可是效果非常微弱，各種物價，飛躍上漲，黑市橫行，較之公定價格有高出二三倍以上者。由此可見物價統制的慘敗，同時也就證明統制資材，資金和勞動力的毫無成效可言。

四

根據以上所述，三年來的日本戰時經濟，已可知其梗概。現在日本的唯一目標，自然是趕快結束中國事變，完成戰爭目的，但照目前的情形，戰爭必然相當延長，前途渺茫不可樂觀。如要達到結束事變的目標，日本經濟的任務是非常艱巨的。如要確保軍需品的來源，必須擴充生產量和生產力。擴充生產力，雖不必一定以壓低物價爲前提，但日本經濟的特性，從事變開始以來，就推行壓低物價政策。現在物價飛躍上升，對於國家前途的影響，非常重大：第一物價太高，政府預算實施，發生困難。第二妨礙對外輸出，而減低輸入量，因此，勢必損害生產力和生產量之擴充，因日本所需的重要物資，

多仰給於外國之故。第三，物價高漲，必然威脅國民生活，惹起全國國民之不安。因此，事變以來，政府實施壓低物價政策，頒發暴利取締令，規定重要物資的公定價格，以期澈底壓低物價。同時，實施匯兌管理及輸出入聯繫制之貿易政策，確保輸入物資之豐富和低廉以爲擴充生產之用。但因爲國內物資和輸入物資有限，要一時全面擴充生產力，到底不可能。必須犧牲不急要之產業，才能擴充軍需產業等緊急產業之生產。自事變以來，政府積極提倡儲蓄和節約，企圖一方面藉以壓低消費品的價格，維持國民生活的安定。另一方面企圖犧牲平和產業，以擴大緊急產業。至於臨時資金調整法，更顯然的，是以擴大緊急產業爲直接目的。在這種政策之下，日本和平產業，便遭受了致命的犧牲和打擊，獎勵儲蓄雖然還不是強制性質的，但實際上，是日本戰時經濟政策的骨幹。其重要性，不在乎低落消費品的價格和安定國民生活，而在乎窒息國民所得之增加，防止消費品生產部門之利潤上昇，削弱消費品生產部門對物資及勞力的吸引，以期物資勞力自然流到緊急產業部門。關於獎勵儲蓄之成果如何，是否達到防止通貨膨脹之目的，現在尙難判斷；事變以來，歷屆內閣對於國民儲蓄成績，雖一再表示滿意，但是這種滿意實在非常危險。公債發行額與國民收益的增加，縱然在數量上是相等的，但這只能望惠購買力，並不能防止消費品的騰貴。因爲事變發生後，和平產業的規模縮小甚厲，國民的消費支出，縱能維持戰前水準，而消費品的騰貴，仍然不可避免。況且，公債發行額和國民收益的增加額相等的邏輯基礎，也有很大的缺陷。第一，儲蓄額不能完全消

化公債而窒息購買力，其中有一部份作爲生產力擴充資金，而用於國民經濟中，這一部分，就是將來國民收益增加的原因。第二，政府發行公債，刺激國民經濟的活動和銀行信用的膨脹，這也是國民收益增加的不可輕視的原因。爲了要抑低消費品價格，削弱消費品部門對物資勞力的吸引力，無疑的，要設法大量增進國民儲蓄。但儲蓄究竟不是削弱和平產業之吸引力的唯一手段。臨時資金調整法，限制對和平產業投資的辦法，雖收獲相當效果，但這個法令在運用上，尙有討論的餘地。

獎勵儲蓄和節約消費，祇是壓低物價的間接方法，壓低物價的直接方法，應以取締暴利爲端緒。論日本戰時經濟之價格政策，在根本上，仍是要承認自由與營利之原則。在自由經濟上，價格不能獨自存在，它是社會勞動的經濟力——需要與供給——的結果。一件商品的價格，根據這些力的動機，和其他商品價格發生相互的聯帶關係。所以價格體系，不過是無數的經濟的力之均衡的指標。但因爲經濟的力，原則上是自由的，這一時的均衡關係，就容易破壞或變動，因而物價也時刻變動。

實施價格政策，通常不能實行全面的公定價格，而只從局部的十五種重要物資的公定價格開始。在消費和生產間，承認自由貿易的場合，供求關係是以自由調節來適應的。由於供求二方之力的競爭，公定價格如果比自然發生的價格爲低，需要量就增加。反之，供給量就被限制。在公定價格上，極容易發生供求不一致，此時經濟警察如果督察不嚴密，必然黑市橫行，不能達到公定價格之目的。若加強警察力量，縱能實行公定價

格，而物品供給量減少，物價仍不免騰貴，因而在物價上昇的過程中，勢必波動全個經濟界。這樣局部的公定價格，是不能壓制物價騰貴的。有效的價格政策，當然是全面的公定價格。去年九月十八日，日本政府的物價停止令，就是實行全面統制物價之第一步。但那時的物價體系，不能表現經濟諸力間之關係。若是在極安定的經濟狀態中，用某一時期的物價，作為永久的均衡價格，也許可能維持。但戰時經濟是變化最快而最頻繁的。因為人民還保留着消費和生產的自由，人民以公定的價格體系為前提，自由調節需要量和生產量。因此，新的生產量，與政府當局的願望，或將衝突，公定價格和經濟實況之間，亦難免發生矛盾。結果，必然形成黑市橫行與物資奇缺的現象。若欲促進物資出產的增加，必須改訂公定價格之體系。改訂的方策，當然力求生產者和消費者的相適應。因此，價格之改訂，勢必一再更易。而且因各種物品的價格，有相互作用的關係，若改訂一種物品的價格，結果，其他各種物品的價格，也必隨着改訂，甚至引起全部物價之動搖。如此，公定價格變動無常，就完全失了公定價格的意義。因為公定價格屢次變動，一般國民希望將來之改訂，所有物品，屯積居奇，不肯出賣，因而物資缺乏之現象，更加惡化。

物資不足，一方面軍需品無法補充，另一方面，人民日用品，米，木炭等之購買，非常困難，這種影響，決不能輕視。政府當局雖採取統制主義和重點主義，但實際未收何等效力。實施重點主義的結果，較重要的優勢的企業，雖然得到若干便利，而主要的

劣勢的企業，便陷於窮苦而慘敗的境地。若是劣勢企業，繼續沒落，必成爲嚴重的社會問題。這又是目前日本經濟上的最大危機。

譯者附註：本文譯自中央公論春季特大號，係經濟問題研究會的集體著作。原文甚長，本篇只是其中一部份，因篇幅關係，間有重複，或含有宣傳作用之處，只得略去，特此聲明。

二九，五，二十日，於曲江

日本物價危機的總檢討

陳魯慎譯

當前的日本經濟，正陷於嚴重的危機中。這固然是經濟問題，同時也是政治問題和國內體制問題。並且是最單純而最困難的問題。這不單是「物價」問題，同時，還是最值得注意的「物資」問題。現在物價問題的危機，在本質上已經完全顯露出來了。因為通貨膨脹的結果，物價自然急激上升，而物資不足，是物價上漲的主要原因。現在就從這方面來加以考察。

自然，物資缺乏本身，就是嚴重問題。例如，因為煤炭缺少，就限制了高度的電力的發展，因而一切事業的生產能力，也就受到相當打擊。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對於物資的供給力，不能不嚴重注意。當前的事實，一方面是不能不顧及由原料缺乏以至商品缺乏的恐慌現象，另一方面，因生活必需品的缺乏，國民生活非常不安，對於這個問題，我們必需求解決的方法，但是，當前最嚴重的危機，還是物價問題。現在就它的急昂騰貴這些事實看來，如果物價問題不能解決，必然招致整個經濟的崩潰。所以，物價的不安定，實際上也會弄到物資的缺乏。目前，市場上的紙張好像是完全告罄的了，其實稍為將紙張出產額的統計數字檢討一下，就可以見到直至去年底，生產額未曾低降，不獨如此，而且下半年的生產額比較上半年還見增加，這除了所謂集團輸出不計之外，恐怕

敵國經濟破產之自供

還是因黑市關係，弄到紙張在市場上絕跡。現在的一般物資缺乏情形，可說是因價格關係刺激而成的。去年十月間發生缺米風潮，即是這個原因。現在英國充滿了物資缺乏的呼聲，但實際上多起因於價格關係。據說當國內缺乏火柴的時候，正是對華大量輸出火柴的時候。就是集團輸出的激增，也是由於價格關係而促成。但反過來說，物資的缺乏，也可促進物價的騰貴。

那麼，問題的嚴重，究竟達到什麼程度呢？

物價指數並不能真正表示物價的變動。根據日本銀行的物價指數；現在的批發物價，不過比中日戰前騰貴了百分之二十六，而零售物價也僅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實際上，由於商人大量購入蘆存，待善價而沽的結果，黑市場出現，還在指數方面，却並不把實際價格表示出來。」（同盟週報一月二十五日）。這已經成爲常識的了。那麼物價的水準是向那一方面進行呢？事實上是沒有辦法加以估計的。在批發物價指數上，像食用的農產品，顯然騰貴率達到百分之五十五，但在黑市場上，是不容易得到很正確的估計的，目前黑市盛行，其價格沒有什麼根據，不管列舉任何一種實例，也未必能夠表示出數字的正確性。這些事實雖可以說是沒有多大關係，然而悠悠之口是無法防止的。本年二月八日報知新聞的記者有如下的一段描寫：「目前的經濟罪犯縱然在極端嚴厲的處罰之下，還是表示出驚人的數字，而且交易的手段也日益巧妙起來，在黑市場上，隱語流

行，連經濟警察的眼睛，也很機巧地被矇蔽住了。當前的黑市，甚至如日常必需品米和薪炭等物資，也完全包括在內，從批發處到零售店的交易，要先付定錢，然後在交貨那天，完結那種交易形式，定錢是預先收了，定錢加上公定價格那是黑市場的交易情形，有些在出售物品時，要顧客將他的貨物連同那沒有公定價格的商品一起購買，這也是黑市場的附帶買賣手段，也有在交易的時候，不開貨單而單採用交易法等等，由此看來，黑市場上的巧妙手段，層出不窮，將來真不知伊於胡底。上面所述的決不是什麼特別新的事情，其實不過指出黑市實況罷了。

因為有黑市的緣故，市場上的價格是沒有一定的，所以有些時候相差很大，有些時候却相差很小，故此黑市價格與公定價格究竟相差多少，很難知道，不過，好像紙張的黑市，比公定價格貴兩倍至三倍，皮革原料品貴三倍，纖維製品也貴三倍，這是大家都曉得的了。至於皮革類製品，和加工裁縫之後才販賣的纖維製品，因為沒有公定價格，可由其原料的黑市價格想像出來的。因為現在生產者和商人之間的交易，有這樣多的黑市，那勢必至產生各種質量俱差的貨物，這影響於消費部門方面是非常巨大的。放在消費部門方面，一般物價已經公開不顧公定價格，而且表示出騷動不安的姿態，這更加使商人在交易的時候，黑市的氣氛，昂然在市場上瀰漫起來。

這個瀰漫的程度和發展的速率，到現在究竟怎樣，原是難於捉摸。但是大致的趨勢，從現在物價統制政策，物價本身和社會的關係這三方面看來，還可以探其究竟的。

重工業的生產狀態，在議會方面也常常討論，現在因煤炭缺乏，電力限制，生產額減低，物資供給減少黑市價格的上漲，更是有加無已。現在因物資缺乏，在市場上很不容易找到貨物踪跡。紙張的缺乏，就是其中一例。目前舉國鬧着物資缺乏，但是，實際上供給却沒有減少，在黑市之下，許多商人將物資隱藏起來，操縱居奇。試從鐵道部的貨物運輸總噸數看來，昨年年底的總數還是有增無減，就是一般的貨倉貨物增減額，和貨倉貨物庫存額，到去年十月底止，仍是繼續增大。雖然數量方面在九月以來，稍欠減少（即是和一年前相比大約減少百分之十）要而言之，所謂庫存貨物的減少，當然表示出當前物資的缺乏。然而使用限制的存在也有關係。而最主要的。却無過於集團的大量輸出，與市場交易的失去常態，因此所謂新的危機，不僅是黑市的範圍擴大，同時弄到市場上的交易系統，也紊亂非常。絲棉布的批發處，安置有紡織縫紉的機器，另一方面，售賣紡織縫紉機器的商人，也購入大量棉絲布類，變批發處為零售處，這就是所謂將原料品加工變為商品的生意經，於是臨時速成了這些「多角經營」的現象。恰如米的交易分配網一樣，大家只知道爭奪購買，使到物資的供應逸出正常軌道之外。而商人們更是唯利是圖，那一樣物資缺少了，却更加把它的市價驟轉抬高，所以物價危機的惡化已完全表面化了。這一方面是把物資屯積居奇空嚷着物資缺乏，另一方面物資缺乏，是現實的生產停滯，黑市在這種刺激之下，只是繞着惡循環的圈子走，結果招來所有的物價急激高漲。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現象？實在誰也不能不承認是艱難危險，非加以防範警戒不可的。

三

針對這個嚴重的事實，與其追究它的進展到怎樣的程度，毋庸就在這種情勢之下，研究一種對付政策較為重要。

所以在前阿部內閣任內，曾企圖對這物價狂潮加以壓抑而設有收效的，現在的米內內閣，當然不能不針對現實而加重考慮。

大家都曉得阿部內閣當時，在組閣之日，即首先頒佈限制物價，運費，保險費，租額等增加的命令。這對於動盪不安，狂漲不止的物價，完全忽略它所以動盪狂漲的根本原因，僅希冀用官樣文章，一紙命令強行抑止，這在發號施令者本身，簡直是不顧及現實，這種辦法，非澈底改正不可。但是正當歐洲戰事勃發，全世界的物價水準漲落無定之際，日本的物價，也因而受了一個很大的波動，阿部內閣的措施，當然有它的苦衷。但是却不懂得必要將公定價格施以再調整，進而從自由主義經濟，尋求適合日本經濟的自由主義，使大家逐漸的對於這種制度，曉得整頓，日本的自由主義要素是必需的。但事實上阿部內閣沒有做到這一點，對物價的狂潮只下抑止取締的命令，這與其說是笑話，毋寧說是悲劇，事實上，阿部內閣對於這些完全是缺乏理解的。

在阿部內閣任內，是日本經濟變化最大的時期，無論生產也好，金融也好，都發生

種種的特徵，一方面因為生產擴充，對於向來的生產方式，當然有加速的傾向，這固然不能說是阿部內閣本身政策的結果，祇不過是他們使出所有的氣力出來的一種舉動罷了。另一方面，恰當歐戰爆發，所有的股票和地價，漲落至鉅，尤其是所謂自由商品的生產，因通貨膨脹之故，騰貴甚速，同時令到公債方面的消化力，一時陷於停頓的狀態。至去年十月，物價的來勢更加險惡，十一月六日，政府當局，因米的來源匱乏，弄到一石米漲價五塊錢，同時那不知有什麼理由，政府專賣香煙也公開規定漲價起來。一石米漲價五塊錢，這固然是大家公認的黑市價格，然而香煙的漲價，那對於物價限制的命令，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無形中將物價限制的政策，公開向國民宣告失敗。其實所謂迫不得已的問題，從薪炭公定價格的增加，與乎因生絲價格暴漲而弄到絲織品的公定價格不得不上漲看來，雖然藉它各種理由，要不外長期戰爭所驅使的結果！記得去年在元一八之後兩個月，新的黑市不斷擴大，當「米騷動」連續發生的時候，所謂日常生活必需品如木炭，燒酒，砂糖等的供應，全國少數地方是不虞缺乏的，可是大多數都市鬧着恐慌，在這個情勢之下，政府當然對於國民生活發生憂慮，就是物價委員會，對物價政策施以再檢討也是非常需要的。在去年年底，所舉行的物價座談會的結果，它的報告據說是只就鹽，味精，醬油，青菜，魚類等生活必需品的價格加以抑制，火柴，木炭的生產分配加以考慮，這就是去年年底的物價對策！這種對策，自然沒有絲毫效果。政府對重要物資如煤炭，電力，鋼鐵，肥料及其他基本的原料，不講求對策，而光側重於生活

必需的消費物品的對策，這完全是捨本逐末的行的辦法！試再從物價的機構上看來，物價變動的基础，在沒有統制的自由主義要素裏面，只須稍為留意，就可以看到這是連一枝火柴的價格統制也是不可能的。事實上，那些標榜生活必需品的集中統制主義，還已經將阿部內閣的命運表示出來，一方面，問題機構的深刻化，已不是用補助費來維持火柴價格所能奏效的了，從物資方面看來，所謂不能不顧及全體性的，這大概是造成煤炭、電力等嚴重問題的主要原因。

故此阿部內閣，處在國內外嚴重環境之下，無可避免的短命而終，徒然遺留下一深刻的教訓罷了。繼之是現任米內內閣，他是否真的懂得前車之鑒呢？在當前的物價嚴重危機之下，已經從阿部內閣轉到米內內閣，而且這新內閣上場後一個月，至今還不見物價全面的對策之具體化，情勢的嚴重，是要在它自身運行的原理上加以檢討的。實在說，物價的昂騰，不光是物價高漲，經濟的情勢變化驟止而已，它必然招致那因急激昂而限制了物資的流通，同時令到生活停滯，民生困苦，國內政治失常的重大惡果，這已經是誰都懂得的了。

四

現在首當物價危機的米內內閣，從其物價對策和通貨膨脹對策看來，所謂對症下藥的，不過是對物價狂潮的一種隨波逐流舉動，這是令人發生無限感慨的。

現內閣最初就遇到煤炭的缺乏問題，這是應該集中精神來謀一個解決方法的，但是

敵國經濟破產之自供

現在要取得煤炭，只有從出產和分配方面想辦法。如果單從煤炭業的立場加以引伸，與物價政策的立場相去得太遠了。

所以據說爲着防止煤炭價格的上漲起見，政府方面是毫無吝色地撥了一億元維持費出來，這些維持費因爲是用來補助煤炭商人的，結果，利潤增加，一部分工資的支給也增大，故此，終於煤炭業是在自由主義之下，佔了其他產業的光，而且奪取了其他產業部門的勞動力，把其他產業部門增大的購買力也轉移方向了，要而言之，現在煤炭業的畸形「景氣」，與通貨膨脹有密切關係，這是絲毫不能否認的。目前全國的物價都急激上漲，在煤炭饑饉恐慌下之煤炭業價格，也隨之昂騰，那末用來補助的維持費也非追加不可的了，這樣所謂增加生產，是沒有什麼效果的。這雖然在直接方面，不會令煤炭漲價驟然相差太遠，然而它的速率，多少總與通貨膨脹成正比例。何況自從煤炭的維持費，補助費支撥以來，其他的產業部門也來一個請求。到目前爲止，五金，煤炭，肥料，火柴，及其他各產業部門的計劃合計起來，類於補助費，維持費這一類性質的支出，早超過二億元以上。但是這會影響其他商品的正常價格嗎？還是能夠維持公定價格？在這時候也許影響不大，但是過遭的黑市，已經騷動起來了，由於一億，兩億的通貨膨脹所給予的維持費，這裏面會引起怎樣的心理作用？那是值得注意的。

五

問題就是這樣，如果施行物價對策，而能夠好好的把握當前物價嚴重的局勢，那末

這種對策是值得稱許的。首先，這問題是在廣汎的黑市場上！所以單純對黑市場直接加以取締，以為可以消滅黑市固然不行，可是，拿它作前提，算為當前物價對策的根據也未常不可的。在斟酌損益之下，試就現內閣一般物價對策加以剖視，那剛過去的十日預算總會，藤原工商大臣的解釋是斂費苦心的。

藤原商相在答覆由谷，三善兩位議員時，據說無論如何不再使鋼鐵和煤炭的價格上漲，同時對於米和肥料，也說『在低物價政策支持之下，絕對不會再弄到價格上漲的』，同時又說：

『政府當局向來對於統制經濟的旨趣，或者實際程度的運用，都是齟齬橫生的，這實在是一個很大的缺憾，這些所謂對策或運用，對於公定市場是不合理的，故此必須極力把不合理的措施改掉，替代以一個適當的價格，來圓滿地運用這個新統制，至於這個適當價格的重新釐訂，務必參照民間的輿論，作實際上的適當價格，這個新價格釐訂之後，必須及早施行，以期根絕今日的黑市，我們是本此方針，努力進行的』。（速記）

上面所引的藤原商相演詞，也可以說是這次議會中，把質問答辯的問題核心都包括在裏面。所以藤原商相說，煤炭，鋼鐵，肥料等價格不會再上漲，但一方面，到目前為止，公定價格的不合理如故，因此，那所謂『代替以適當價格』的，又要『根據實際上適應而釐訂價格』。那麼，這個『適當價格』，到底是什麼意思呢？而且這個『適當價格』，又怎樣規定呢？這個價格一規定之後，是否即可根絕黑市呢？

觀察的結果，最低限度，大家都已經確認為這個『適當價格』，一定是比現在的公定價格增大是無疑的了。故此，這個『適當價格』，據說可以達到純粹『參照民間的輿論，作實際上的適應』的程度，然而這種不肯定的不再漲價的說法，是沒有保證的，所以怎樣才可以使這個『適當價格』趨於安定呢？就是現在的公定價格，除了兩三種例外的以外，大抵都是『參照民間的輿論，作實際上的適應』的價格，而物資就在這種公定價格之下、頓告貧乏起來！然而，大家都曉得，這姑勿論是經濟自由法則的動搖與否，因供求不均衡的關係，這個公定價格勢不能不崩潰。可是，所謂供求不均衡，在目前雖尚未達至最嚴重的階段，不過對於不均衡的結果，有逐漸增大的傾向，故此藤原商相的演詞，那種善意的解釋，是根本不能保證物價的安定，遑論根絕黑市場！毋甯說這個『適當價格』，是連就當前事實的『適當』意思罷了。這樣看來，藤原商相所標榜的無論如何也不使重要物資價格上漲（如鋼鐵，煤炭，米，肥料等），難道以很少的補助費，維持費就可『繼續挽救得來嗎？這裏有一個很好的答覆，刊載於同日的報紙上：『姑無論藤原商相怎樣聲明，鋼鐵材料的漲價是必然的（中外新聞），這個顯明的大標題，大家都已經看過了。

六

故此當前物價政策的姿態，給與物價趨勢以若何的影響，這是無須多加解釋的了，不過吾人所不能不深抱隱憂的，即米內內閣登場之後，馬上招致低物價政策放棄論的抬

頭，這使吾人深感焦慮不已的。

這些論據，據說低物價政策，足以防害戰時生產，但是這種議論的特徵，却是站在每個出品商人的立場，而並不是站在國民經濟的全體立場來說話。在每個出品商人的立場上，因限制出品價格，不消說出品的增加是不可能，而因這種關係，馬上把出產品的價格抬高，這種論調也是不行，不過現在是處於公有信用膨脹之上，受經濟的統制的。假使目前的低物價政策，是妨害出品的增加的話，那便是低物價其名，黑市橫行其實，這毋甯說是無由實現低物價罷了。另一說法，却指出高物價才是妨害出品的增加，據說，在物價高漲之下，再把公定價格增加，這簡直使生產不可能的一種論調，它本身就在物價高潮之下，急激前進，而忘却自身的矛盾！其實各種公定價格，早已失却均衡，這是非常需要再調整的，然而還是暫時擱置下來了。至於那些主張物價增加，生產的增進變成不可能的，結果，不過是構成物價的循序昂騰而已！這種物價昂騰，和過去黃金時代的自由經濟——例如第一次歐戰當時的日本，這正常景氣的局面所產生的物價騰貴時代，大不相同，那由於供求關係，連自動把價格調節的機構，也根本消失，現在是專門拿公有信用的膨脹造基礎，踏入公債經濟的階段，對物價給予自由的刺激，使之上昇到沒有止境，最後令到經濟崩潰的局面，非乘虛而入不止！在過去，自中日戰事發生到現在，大家對於政府當局物價統制政策是有一個堅強的信念的，然而這個信念，現在不幸開始動搖，有這樣的情形，當前的物價危機是不能不呼籲出來的了。

七

在黑市的狂潮到處汎濫的情勢之下，只要價格統制的政策，稍為施行遲一點，物價水準就自然而然的顯示它奔騰之勢，那最顯而易見的结果之一，就是輸出的停頓！本來去年度的貿易，它的輸出總額是非常增加的，然而這不過因為『偽滿』，華北和日圓集團通貨膨脹之故，向外輸出較多，其實主要的和第三國貿易，不獨入超四億五千萬元，就在輸出額上，由於通貨膨脹也不見它的數額增大，故此倘若國際間的價格安定下來，而目前日本黑市，繼續存在的話，還是會影響到輸出的整個停止的。所以若果說這個停頓，除了降低外匯，是沒有辦法挽救的話，那末日本通貨膨脹的狂潮，連最後的一過堤防也會衝破的，這個問題是值得考慮的罷——對於這個，吾人在去年春間，對日本物價水準的政策，曾認為應視作國際物價水準之一環者，又至去年秋間，猶憶伍堂工商大臣亦曾首肯此言。但緊隨國際物價水準之鵠的，漸已無法相呼應，到現在，早已忽略國際物價水準，只管弄到國內物價，單獨狂漲！這些物價政策所產生的物價指數，足為佐證，難道還不算顯明的警戒信號嗎？

不說別的，就說當前嚴重的穀米問題，在去年十一月，米一石增價五塊錢的時候，這對於一般物價，尤其是工業生產品的價格，是比較昂貴的了。這不是因為米價的驟然上漲，才看到一般物價的動搖，而是生產者不肯盡量出售，所以令米價更貴，這個問題還不是到處都看得出來嗎？至於因物價對策的不健全，弄到米價有黑市，從米的現實生

產價格看來，新的米價確有非急遽釐訂不可了。關於米價，前任阿都內閣，在本年度米穀存貯辦法中說過了，島田農相也說本年米谷價格的上漲，是『沒有必要的』！然而縱使米價不上漲，其他一般的物價也依然動搖了又如何呢？現在黑市的價格日趨表面化了，只要對零售價格稍微刺激就會影響很大的。故此吾人在這青黃不接的嚴重時期當中，對於谷米的統制，實在需要加以縝密的考慮，不過仍以爲保持一般物價的平靜狀態，必要物價政策本身的不動搖才行。至於所謂積極的採取全面物價的降低辦法，事實上維持這個水準的平靜是非常困難的！

八

當前的物價危機，還不過是問題的一部，而輸出部門的停頓，那嚴重已久的原料缺乏問題，更促使產業恐慌症候加深，他方面，靠薪水過活的人受影響最大，招致社會情勢不安，這些都是非常可慮的，現在生產的增加的困難，是一個重大的問題。結果，要求強化物價對策，俾物動搖國內的體制，實在憂憂乎其難，但是當前的情勢，由它自由發展，單純在經濟條件之上，澈底加以壓抑，以求能否達到新的經濟建設，這又視乎政策的施行如何了。並且這個對策是要遷就於全國民衆的要求的。故此，在目前嚴重危機之下，非強調政府與國民間的關係不可！那麼，現在的物價情勢，如狂濤汎濫，對於所謂緩和統制的空氣，吾人頗願於此提出質疑。倘若這個統制延緩施行，那麼開戰三年來我們根本得了些什麼呢？爲什麼要統制，爲什麼要強化經濟體制呢？在這裏，更將引

起大家的回憶來，記得去年年底，前任工商大臣伍堂氏，當謠傳他公開說過低物價政策，必定沒有效果的時候，輿論對於他是異常不滿，羣加非難的。事隔如今，不過三個月，這個所謂謠傳的前任工商大臣伍堂氏的談話，却加上種種的粉飾和注釋了，輿論對於這却像熟視無睹似的，難道客觀的環境，在去年秋天是比較健康的嗎？

要而言之，緊急時期的必要處置，應該：

第一，政府對於物價情勢的推移，必須把握着正確的認識，從而對於物價政策，採取正確的態度，拿出鮮明的表示來，這是比什麼還要緊。以下也是應該重視的——

第二，對於黑市的橫行，必須採取一種全面的積極對策，不要現在這種不敢正視的態度。

第三，供求機構的調整，必須在從速整理僱錢主義的政策上，至於積極的減少批發處和零售店，這完全是另外的問題。現在減少和調整還不是最主要的問題，在新機構中，使之組織健全，才是當前的課題。所以零售特許制云者，應該在交易市場上，有好好的準備，從速糾正因批發莊而產生的自由主義之混亂狀態。

第四，這是關於重要產業一事，由包括生產販賣協定到全面的企業組合，以至實行托辣司化，這不單純的販賣協定，而是確立生產協定的。故此價格的漲落，必須合理的針對生產的機構才對。首先，重要物資之一例如煤炭，出產的多少它是受理機關能所左右的。所謂機構，不能不由各自的單獨經營。達到聯合公司裏去，在過渡期

間，國籍是否需要專門管理監督這些聯合公司固然不曉得。但是如果政府的態度，連這方面也不敢正視的話，結果物價問題的解決，是不可能的。

（原文著者笠信太郎載日本中央公論一九四〇年三月號）

敵國經濟破產之自供

五六

日本製鋼業的衰敗

陳松光譯

一九三七年以來，日本的鋼鐵製造業，有如雨後春筍般的蓬勃，現在遽然陷於垂死現象，像嚴冬的草木一樣凋零。這就是因為缺乏廢鐵、煤炭、電力的原故。今從美國廢鐵的輸入價值來說，由於日金匯率的降落，廢鐵的價格和運費的騰貴，——比之歐戰前高出兩倍有餘，及至美日商約廢止後，一半的匯率也不能保持了，這猶如對日本實行了禁運一樣，（一元等於一先令二便士又四分之一，爲日對英匯的法定匯率，現在約降至六便士——譯者）因此，鋼鐵製造廠遭受了莫大的打擊，假如煤炭的供給仍是不足，電力仍受限制，則惟有使鋼鐵製造事業日趨衰敗。自今年起，經營販賣鋼鐵的公司，已停止販賣了！而日本鋼鐵同業聯合會，因為鋼鐵的景氣變動太厲害，客觀的現實打擊太重，決議籲請商工省（等我國之實業部——譯者）增加販賣價格，商工省爲了客觀上的需求，爲了企圖打開目前的僵局，乃以體恤商人的利潤爲辭，准其所請。然而到現在，還不能使其業務發展。各廠純益的分配意見低減，試看下列二三個製鋼廠的現況，便可明白。

一、尼崎製鋼所

尼崎製鋼所，是去年十一月底與大阪製鋼所合併組成的，資本額達一千二百萬元，其中八百八十五萬元是由該所獨自出資的，因爲它的資本相當雄厚，故稱之爲大公司。

敵國經濟破產之自供

目前一般人所說的「尼鋼」，就是舊廠新製的意思，平爐公司，就是實現合併後，作業散漫的諷詞。尼崎製鋼所，從來是以平爐兩座來製造鋼塊、丸鋼、形鋼（大形及小形）、鍛鋼及鋼管等的，自合併了大阪製鋼所之後，即又添設平爐兩座，從新裝置製造厚板、中板、薄板及中形鋼塊的機器，然其原來的平爐公司本色，却仍持續不變。

目前該所認為平爐公司之最可慮者，厥為屑鐵問題。由於此次歐洲大戰的影響，屑鐵的輸入，價格飛漲，引起很大的困難，過去的輸入值每噸只八十元，到了最近却漲至一百八十元的驚人數目，而以屑鐵為主要原料的平爐公司，因為屑鐵價格暴漲的打擊，今後鋼料的價格亦必隨之而上漲，這樣政府當局或許可採補償的制度，以彌其缺。否則，經營鋼鐵業的人，勢必竭力減少其營業額，以免資本的虧損過大。關於靠美國輸入的屑鐵來謀製鋼業之發展的困難情狀，在前面已經說過了，因此，今後要積極的向內地（它的內地，是包含台灣、滿洲、朝鮮等地，日本本國根本是沒有這種礦源的——譯者）採掘，以補其不足，不然的話，日本製鋼業的前途，將不堪設想！

照現在的情勢觀察，不論尼崎製鋼所用了九牛二虎之力去掙扎，都不能擺脫現環境的支配，現在它雖然倚恃資本之雄厚向美國採購比平時高出一百元以上價格的屑鐵，而不致被屑鐵價格的暴騰停止其業務，使其現今的營業額大體上尚可差強人意，却還受電力的限制而感到很大的苦惱，因而使其工作效率比平時不到三分之一，而勞動力也消失了許多，所以今年上半年的營業額，便萎縮下去。至於以前公佈 39% 的純益率是否確

實，尚屬疑問，從這一期起，因為與大阪製鐵所合併而增加了新的資本，所以能維持15%的純益率。此次六七所以能獲得一百三十萬元的純益，乃由於累期決算的累積而湊成的，並非在半年內所獲得的，如果這半年的營業額又不能獲得相當的好轉，那麼後半年的純率，又必要減少了。

根據前面所述的情勢觀察，經營鋼業者將必陷於悲觀的境地，將來的困難情狀如何，在目前就可以預想得到。要之，今後的製鋼事業，應迅速地探行重點主義，把一切的優秀工場，生產力較為雄厚的工廠，集中起來，作有計劃的推進，在適當的場合裏，也應個別的分開，部門與類別，使其有條不紊的合理化的發展。關於原料的價格與既製品約成本價格，也須統籌兼顧，使其平衡的發展，對於轉運方面，也須有詳密的計劃，使其暢銷無阻。

19%為尼崎製鋼所的純益分配率的初定方針，且是結果却低減了3%，由這點看來，就可證明尼崎製鋼所的业务是日趨衰敗了！

二、日亞製鋼廠

日亞製鋼廠，因為在這次歐洲大戰爆發的當兒，購入八噸的屑鐵，故它的屑鐵料頗為充足。然計至四月以後，這批屑鐵必然會用罄的，因為該廠是極度需要從平爐三基上製出來的鋼塊的原故。假如今後屑鐵的來源缺乏，則該廠的供給必愈感困難，這是可以預斷的。關於這一點，雖然早已注意到，可是無論在任何場合，鋼塊的來源，只是愈見

困難，爲什麼呢？因爲價格之起落不常，時常與其估計方法不符，所以現在在困迫狀態之下，便大量輸出亞鉛鐵線，亞鉛鐵線，釘及帶鐵等既製品，用以換取屑鐵或銅塊。歐洲大戰開始之後，交戰國極度需用此類物品，故銷路暢旺，獲益頗多，其當前的業務便能保持常態。茲將其歷期的營業成績，列表於下：

年 度	平均投入資本額 (單位千元)	純 益 額 (單位千元)	純 益 率 (百分率)	純益分配率 (百分率)
一九三七年下期	二、三三九	八五五	七、六七	普通 一、〇〇 特別 〇、一〇
一九三八年上期	二、九五六	九〇四	六、一一	一、一〇
一九三八年下期	三、二五〇	九三二	五、八六	一、一〇
一九三九年上期	三、八三三	一、〇七二	五、五四	一、一〇
一九三九年下期	四、八五四	一、一七三	四、八三	一、一〇

它因爲在去年十一月建築了一個輕軌條鐵道工場，而增加了一倍的資本額，所以純益的分配率就受了極大的限制。假如今後的業務仍是不振，則純益的分配率，有再行降

敵國經濟破產之自供

減，乃顯示出該所的營業額的惡化形態，故將來它的變動與此後的對策，是值得注意的。去年的營業額因為差得太遠，所以這一半年的純益就減至十四萬八千元，利益率也減為1.88%。而比之前一半年的純益額却減去二萬九千元，利益率也低縮.9%，縱使能獲得了4.6%的純益分配率，也不算得成績很好，而且現在的資產額較之前一半年又低減二十萬元，但是從一九三七年上半年至一九三八年上半年，却算較為好轉，因為這個期間裏有相當的固定資金，而且自減少了2%的純益分配率以後，其收益狀態，又可差強人意。該所前途，似仍有發展的餘地，故該公司的成績，就在一九三七年下半年的前後急激的向上，茲將其歷期的營業額，表述于次。

年度	平均投入資本額 (單位千元)	純益額 (單位千元)	純益率 (百分率)	純益分配率 (百分率)
一九三七年上期	三、一〇〇	三、三三三	二、〇八	〇、八〇
同年前下期	三、一〇〇	四、六	二、六	〇、八〇
一九三七年上期	三、一〇〇	一、三三八	八、二四	特別普通 二、〇〇
同年前下期	四、五三三	一、五九九	七、〇二	特別普通 一、〇〇

一九三八年上期	六、〇〇〇	一、一七四	三、九一	一、〇〇
同年下期	六、〇〇〇	五五七	一、八六	一、〇〇
一九三八年上期	六、〇〇〇	五五七	一、九一	一、〇〇
同年下期	六、〇〇〇	五四六	一、八三	〇、八〇

以上所述的數字，是時局給與良好的影響與過去囤積有若干原料與製品價格高昂的結果所致。而一九三七年上半年的純益率是超過了8%，故半年的回本金即達一百萬元之鉅，同年下半年除了回本金之外，仍收純益一百五十九萬八千元，故那時的純益分配率，普通為10%特別的從10%至20%計算分配。但是一九三八年以後的營業額却愈見低縮了！歐洲大戰之前，純益分配率遂減至8%。這是製品價格的統制，與原料騰貴的影響為其主要因素，而純益分配率之低減，就是出產的數量逆轉情勢的加重，與燃料，動力之缺乏所造成。

吾孺工場共有大小平爐五座，用以製造厚板，薄板綫材，丸鋼，形鋼的，其中最主要的為厚板，差不多以厚板為主的。它的生產行程，是由於平爐而灰延的，因為規定格式物品之製作困難，所以其製品，大體是以國民用品為主，軍用品次之。但其鑄鋼工場，也有相當的設備。

不消說，平爐公司的主要業務爲屑鐵，然輸入的屑鐵因爲價格昂貴與匯率暴落的關係，歐戰以後，約高至五六十元，該廠現在雖然使用成數較低的屑鐵，可是，仍逃不了各方的困難與價格騰貴的影響，故目前物價委員會就不得不深加考慮鋼材價值的增加，不過今後困難恐將變本加厲呢！

它唯一的困難是電與煤炭之限制及屑鐵價格的高昂。往時一小時約費電力四萬三千基羅，到了現在，則限制爲三萬基羅。往日是使用重油，中日事變後，因爲重油的使用受了統制，故以煤炭替代，而最近煤炭又感缺乏，故所受的打擊更大！

在日本政府新的生產力擴充政策，所謂重點主義之下，它今後所受的影響如何，尙不能推測，由於屑鐵輸入的困難，電力的限制，煤炭的不足等，今後內生產豈必然減少，是毫無疑義的了！

由此看來，它去年減少2%的純益分配率，似甚爲得當，至於經營方面，如果對於目前的環境還需考慮的話，惟有增加輸出第三國的製造品而已。把在國內銷售每噸二百六十元的薄板，轉運到南洋以及印度各地去，則可增至四百元。如要增加生產量，則須以屑鐵輸入爲首要。除此而外，尙須積極設備製鋼的機器，決定生產的方針，因爲今後的估計方法如再錯誤，則生產率勢必更見低減。就去年九月來看，人民必需品的供應亦感不足，因此便減少了五十萬元的純益收入，故如不改變生產方針，吾孺製鋼所的前途，更將不堪收拾。

目前日本的米荒與魚荒

陸川虎三著
華固譯

日本因爲四面環海故，素來就自負爲水國產，但在所謂「聖戰」已近三年的今日，其國內除了在鬧着嚴重的米荒以外，已經有人在預見到魚荒了。關於這一點，還沒有人談過，現在譯的可謂第一篇，而且作者對於米的問題，觀察亦與一般不同，能抓住問題之癥結，實言無忌。當爲少有之作。不過在提供積極的意見的時候，作者忽視了日本國內的政治力對經濟改革之妨礙，以致其建議皆極有給日寇政府採用的可能。可是爲了使讀者明瞭敵國內輿論起見，特全部譯出，以作研究敵情者之參考。原著見日本評論正月號。

——譯者註

因爲米的不足，漸漸地鬧成了食糧問題。在這樣嚴重的時局之下，食糧問題之不得不成問題，實在是一件很遺憾的事。

原來，所謂軍備有充實與強化之必要，同時也就是黃金與糧食有確保之必要的意思，這一點也可以說是一般的常識。現在非常時期已經叫了十幾年，「聖戰」也將近三年了，但是政府對於國民食糧的確保却還沒有根本的對策，於是一遇米穀不足，便格外地猖獗起來，亂七八糟地設置了一些食糧局呀，食糧委員會呀。日本到今天爲止，還是這

敵國經濟破產之自供

樣地不在乎的原因，也許是大家還以為日本在食糧上是個天惠之國，但現在既已覺悟到了必須長期戰爭，那麼，爲了繼續這長期戰爭，對於國民食糧之確保，是否已有了十分的把握呢？一到現在才出來說：大戰爭才祇開始，所以要節米『七分搗』，要用代用品，這非但暴露了關於食糧上缺乏根本的對策，同時在國民生活上將引起比較米穀不足更惡劣的影響。另外一方面爲了振興貿易，特別是提高輸入能力起見，便強調地振興輸出。但所謂振興輸出貿易的方策，結局還是在於壓低價格，使其擴大在世界市場上之競爭力之一道。可是這樣一來，結果除了壓低貨銀以外，亦無他法，不過欲在低貨銀之下，使國民生活仍舊得以安堵，那就須保持國民生活費用之低廉，尤其是國民食糧的能豐富而低廉地供給，實爲其根本條件。所以從這種見地來看，對於國民食糧之確保既有對策，那就不能單強調食糧豐富的一方面。

況且，現在在大陸上的戰線是日益擴大，軍需食糧的供給當然也隨之增加，而一方面又因爲工業生產力之擴充，勞動者的工業大量集中，也增加了糧食的需要，但以食糧生產的部份來說，却因爲勞動力的減退及生產用的物資的不足，自然有限制生產量的傾向。因此即使說平時食糧的確是豐富，但一到此時就不能一樣看了，我們應該打算一下均衡是不是有打破的危機。而且均衡一經打破，其結果食糧的價格一定暴騰，食糧價格一見騰貴，國民生活即將受到壓迫。因此食糧的獲得也就更爲困難。再加以分配機構的不完備，與分配機關的營利主義，事情也就弄得更糟。今日的米穀不足實在是一個最奸

的例證。現在我們已不得不注意它的嚴重性了。米穀的不足，一般人都以為是旱魃之故。是也。而日本及朝鮮等地的確遇到旱魃，而有減少收穫量的事實。但在另一方面也未始沒有豐收的地方，因此我們不能說可以影響國民生活的米穀不足，原因即在這一點上，在這極事能之下，其更大的原因實在是由於阻止米穀圓滑流通的分配機構及其營利主義的猖狂。故若分配機構得以圓滑運用，則雖然米的絕對收穫量減少，可是其不足的現象，也不致於像這一次這樣嚴重，所以在這一類的米穀不足問題中，我們得到了如下的教訓：

第一、風災、水災、旱災、冰災等等災害，雖然年年照例地都在重複，但我們沒有對這些害講統過萬全的防止手段，同時也沒有樹立過預計這種災害的糧食政策。不用說，所謂糧食生產是一種原始產業，而且大家也知道原始產業比較工業更易受到自然界的危險。故對於這種情形當然得有一種最低限度的防衛或克服的對策。但事實上天天在喊着糧食問題，而並沒有注意到這些防衛克服的防策，一遇米谷不足，便只有立刻喊着「七粉搗」呀！「一代用過呀」了。當然在不足的現象之下，應急的方法上節米也是必要的，而且的確是國民對於糧食問題的關心中也是極重要之舉，但因此而就把根本的對策看視作却是不可以。即災害雖有，但生產最確保的防策還是照樣可以施行的。不過這種防策在技術上能否實現却是另一問題。故在糧食確保的立場上，這一點是應該由國家自起而設法命令強制實行的。至於個人的利害却並不能都加打算。尤其是以農山漁野

以及農民或漁民的經濟行情來看，要叫他們自己想辦法去實施防止災害的方策，非但很困難，無謂說是不可能的。所以現在祇可就完全用國家的力量來辦理，或者改善農山漁村的組織。使其能有自己設法的可能，除此以外，實在沒有他法了。但目前政府並沒有在這方面講求方策，祇是把災害看成了單純的天災，却忽略了後面所隱藏着的社會的經濟原因，以這種情形來看，與其說是天災，倒不如說是人災的原因來得多一些，所以把這一次的米穀不足的原因完全歸咎於旱害，而存了這是不可挽救的念頭，不去講求最後的對策，都是無法希望食糧確保的。

第二、非但所謂分配機構及分配機關沒有預備將國民食糧的米圓滑而且低廉地供給，而且在實際上連以這種任務為目的的形式都未存在。於是那些所謂分配機關的米商人，把米祇看成一種商品，其唯一的目的也在於可以藉此營利，至於說看到當前米穀不足的實情，而在分配上能想一個圓滑的方法，根本上就沒有這種意圖。其至因預見到米價要漲，囤積不放了也成了當然的事，而且，因為沒有分配機構的存在，故即使有了國家的統制力，也無法能使米圓滑地分配。關於這一點，雖然在米穀統制法上把統制的性質規定得很明白，即以價格的操縱來推動數量的增加，再以數量的增加來調節價格，但這無疑地還是不出於流通的統制，而且還單是操縱了價格與數量而已，所以祇要政府的所有米，沒有十分把握來使米價的調節成為可能，那麼即使米價不致暴漲而維持其低廉的價格還是不可可能的。再假定政府的所有米的確有維持價格低廉的可能，那麼米價的低廉與

產米的農民的關係又將這樣呢？這裏顯然又發生了矛盾。但事實上大家都知道，政府連可以使這種矛盾發生價格調節節力的所有米都沒有。而且，在這一場合之下，想使米能靈活地週轉，除了以價格的操縱以外，實在也無他法，這也就身說祇可將米價抬高，但這道與非常時爲了國民食糧之確保起見，必須低廉地供給之點發生了矛盾。而且在今日，「既已不得不實行低物價政策，而一方面却又把米價抬高，這終究不是妥善的辦法，目前因爲米的不足，想使其能週轉靈活起見，便不管『一九一九停止令』，而應急地將三十八圓的米價提高到四十二圓，這件事的本身的可否，先暫置不論，但依從來的政策，除了不得已將米價提高以外，實在沒有旁的方法了。

但是，至今爲止，一切都是依照了從來的政策而進行，而且都是不得已而採取應急對策的，假定可以提高價格來維持供給，採用這種食糧政策的結果，勢將引起因米價提高而促成物價騰貴的危機。所以在米穀統制法上的米穀統制辦法，非但在今日是毫無力量，而且決不能得到好的影響。而且這又祇限制於流通部份的統制，對於米生產的確保仍無用處。即所謂米穀統制法者，決不是因爲一向對於米穀沒有統制，一到米穀不足之際，便出來想一個解決處理的方法，將米價提高而統制起來。真正的米穀統制決不止是這個意思。這也就是我們今日須要考慮的第二個問題。

第二、爲了米穀的能豐富而低廉地供給，而在生產上却並沒有什麼確保的方策。不用說，我們也不得不承認，爲了設法增產，在技術的改良上，已經有種種方法在研究了

。但怎樣地將這種技術改良的方法，充分地實施到農家身上去，關於這一點却並未見到實施。尤其是像農山漁村的經濟更生運動，關於農家及農村經濟的改善組織化，都有着阻礙。且即使有也極形式化而且是不徹底的。以日本目前的情形來說，在米的生產上，並沒有一定的計劃，也沒有採用什麼可使這種計劃實現的必要手段或方案，完全要靠農家的計算與負擔來自發展，所以至少在這一點上來看，國民食糧的米的生產量與所需還是未必一致的，即使有過的話，也祇好說它是偶然的罷了。當然，日本也曾獎勵生產，以期食糧能夠豐富而低廉地供給，但也曾有豐年成災的事，故知增加收穫有招致米價低落的危險，而且一方面是肥料以及其他生產手段的騰貴；小作料、租稅及其他農家負擔的增加；農家日用品的漲價等等，祇要這種現象存在，單是所謂獎勵增產，其獎勵的效力也是有限制的。加以在今日農村中因為勞動力的不足，農業生產用的資材之不足或分配的不圓滑，統制壓力之加重等等的因素，要其維持生產已經是很困難了，獎勵增產也沒有什麼用處。有了這樣明白的事實放在前面，如果我們還不在食糧的生產上去直接統制生產部門，而到處在流通方面去用功，這種解決問題的方法，實在不得不使人覺得太沒有道理了。

政府新設了一個糧局，來講求國民食糧確保的萬全方案，這決不是件壞事，同時還設了一個食糧委員會計劃一切對策，這當然也不能說它是沒有意義的事。但儘管這樣疊床架屋，新設幾個機關却並不是解決的辦法，倒還不如克服了上面所說的缺點，樹立一

個米穀生產確保的根本方策，再依了這個根本方策，由從來的機關來加以活用而實施具體的對策。關於樹立根本方策，現在既已有了一個漂亮的機關，那麼食糧政策也很可由它來樹立。至於企劃院究竟有無此種機能，政府有無方法使其運用這種機能等等，我們固然無法得知，但假定事實正與此相反，那麼與其設什麼食糧局，倒還不如擴充強化一下企劃院好了。

今日，各行政機關相互連絡之不圓滑，權限及事務上之重複與衝突，其原因還是在於政策與計劃的實現，不能由相同的機關來實施，而各機關間又缺乏相互的統一，因此政策上就發生了矛盾與衝突。比如最近的產業組合課稅問題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大藏省站在增稅與負擔均衡的立場上，主張產業組合應該與其他同種組合一樣課稅；而農林省却堅執着反對的立場，謂依產業組合的本來性質，不應課稅。結果在報紙上看到這兩方是妥協了，這真使人奇異不止。因為關於這種問題例如農村經濟上或生活上祇要預先有個綱策，或將所有的各種產業組合規定一個統一的方針，也就不會有問題發生了。何況所有這一切問題到底不是因了大藏省與農林省的接近式妥協就可解決得了的問題。也許，兩省之間的事務問題固然是解決了，但沒有解決的還是農林漁業上的弱小生產者的經濟生活問題，以及食糧生產及分配的統制問題，而且，這倒是真正的問題所在呢。因了米穀的不足，目前最緊迫的問題是在想個應急的對策，這是必需而且無庸再論的。同時也非依了上述之點，而樹立一個根本方策不可。為打開今日的時局，致力於長

期建設起見，除了澈底的經濟統制政策以外別無他法。但所謂經濟統制，並不是單靠了國家的權力來實行經濟支配的意思，而為完全的計劃之下的一種合理的統制方法。所謂合理的統制方法，也就是適應於現實的事態，以國家的權力，用科學的手段來實行經濟支配的意思。沒有計劃也就無法統制，同時沒有合理的統制方法，也無法實現統制的目的。故米穀統制亦不得不在這種意義之下，加以新的考慮。

所謂食糧問題，一般的關心，都集中到米的不足上去，其實今日之食糧問題，却不單是米的問題，關於其他食用農產物的缺乏程度在差別，而問題却還是同米一樣地存在的。現在拚命在宣傳米為代用品，擴大利用麥，以及其他豆類很多。這些農產物的價格也就騰貴，這無疑地在大眾生活上又是一重壓迫，故必須以米作中心，對於全體食用農產物，來一個通盤的方策，那是無庸再論了。

但還有一個問題也是不能輕輕看過的，那便是水產物。特別是魚的不足。與瑞典之國同樣地，日本因為四面環海之故，也常常被認為水產物的天惠之國，但與瑞典之國的米穀不足問題相反地，水產物不足却没有引起一般人的注意，也許魚的問題沒有米的問題這樣切實，或不像米一樣地表面化，因而便被看過了。但這決不是一個可以丟掉不管的問題。假定今天不確立一個對策，或施行必要的處置，則將來必至成爲國人的食糧問題。而且到了那時，恐怕早已成了無法解決的問題了。蓋在水界中，一度被其自然的生產力衰退或枯竭以後，就不容易甚至於不可能使其恢復原狀的。當然，此外

林也不是沒有從新開拓或探險以發展新的漁場等等方法，但因為這又非大規模而充份實行不撈漁手段不可，所以也是遠水不救近火，至於說向海外發展，則在這外國的排斥傾向漸趨強化的今天，今後到底還有多少發展的餘地也是個問題。因此就不得不想到海洋寬廣，而漁場狹小的現象，這裏便發生了漁場的生產力的保持與涵養問題。

尤其是在今天，日本為確保其人的資源起見，實有使人口增加與國民體力向上的必要，隨便你怎樣地獎勵生殖，但沒有容納這些人口的經濟地盤還是不行的。同時，讓你怎樣喊着體力向上，但單是獎勵運動也是無法達到目的的，因為還必須改善國民的生活，尤其是合理的營養之補給，根據營養學者的計算，日本人至少要有七十克（一六〇克為一斤）的魚類，才能足夠每人每日的動物性蛋白質所需量。當然，在其他的獸肉中也可以得到一些動物性的蛋白質，但至少要有七十克是要在魚類中取得的，以內地的入口來計算，每年的所需量也就是一四億二千三百萬貫。現在內地的魚產量雖然有一四億九千七百萬貫，但其中除了百分之四十是拿來製造肥料，魚粉，魚油等非食品以外，以滿足營養身上的要求來說，我們不得不認為內地的魚產量還是顯著地不足的。而且這是以魚頭魚骨以及內臟等都算在可吃的範圍以內了，假定這個不算，還要除去輸出等等，那末其不足額更將龐大了。

不用說，這還是假定它是分配得很平均的話。假定這種商品——魚——所支配着的平均分配都被打破以後，那國民大眾連這一些分量都很難得到了。雖然農村中都在利用

鱈魚的乾粉，而且據說營養狀態還很良好。但事實上現在消費者所購的魚價却在繼續騰貴，即使以海濱的市面來推算，也要比去年貴出百分之三十，於是吃魚的人也漸漸少起來了。如此情形還要說是一「四面環海」，還不是太滑稽了麼？因此之故，最近關於生鮮食料品的價格公定，似乎也成了問題，而在那裏加以討論了，但至少以魚來說，因為種類繁雜，而且因了撈獲上的變動而鮮度也大有不同，故在實際問題上，價格之公定是無法實現，而且即使有法定公價格，也不會收到預想中的效果的。

故假如想在食糧政策的見地上，保持魚類價格之低廉，那就祇有降低漁業資材的價格，同時降低漁家的生活費而使生產費能夠減低，以及根本刷新改善分配機關，以期魚類得以圓滑分配，同時就再以中間機關的力量，來抑制魚價的騰貴。

至於漁業用的資材的配給是怎樣的圓滑，以至漁業者是怎樣地因其不足而感到困難，這一般雖然不大知道，但漁村經濟的沒有組織化，水產團體雖已組織化而活動很遲鈍，而且因其分配統制等之不完全，其國蒙受到的損失却是很大的。同時漁業中假定缺乏了必要的資材，撈漁就無法進行，故結果祇得不問價格如何，即使很貴的資材也祇好買來應用。不用說，這種漁業資材，也已有了公定價格，但倘一定要依公定價格，那要等到什麼時候才能分配到自己手裏，這就無法預定的，而且漁業上因為有個漁期，假定不抓住這個機會，撈漁的事將成爲不可能，故不得已，只好不管這是什麼價格，先把資材拿到手內再說。關於這一點，雖說只要看準了漁業者方面的漁期，預先設法整備一切

部。手續好了，但假使漁業組合等等不能充份活動，那還是無法得到合理處置的。

再說，假定上述種種已有辦法，但以現在這樣資材分配系統，種類上為數仍屬寥寥，而且因了漁業組合的系統化，及其系統機關的不完備等，結果分配的圓滑是較捷速，無法進行。現在的農山漁村都感覺到物資分配的困難，故其困難之點與其說是物資不足，到還不如說是分配不圓滑與不合理。在這種時局之下，國民當然不會要求沒有的東西。故問題還是在於分配統制的不能合理化上，現在雖然在全國將統制分配的分配機關統一化與系統化（例如石油的統制），但這還是販賣機關的統一化，至於販賣機關與消費者間的農村漁業者之間却仍沒有連繫。有多數的場合是設了一個分配委員會，再由這個委員會來考察成績，而決定分配的成數，但這裏却有兩個問題。

第一。這個委員會對於分配成數的決定，到底是用什麼來做目標，什麼來作標準呢？所謂成績，也並不見得一定就是在比例分配上可作基準的唯一資料。故可為基準的只有以生產量的多少，或非達到一定目的生產量不可來計算的。例如計劃中要生產多少米，就需要多少肥料；希望撈獲多少魚，就決定它要多少石油。倘這無法行使，那國權不食生產量的確保也是全然不可能的。蓋生產如何，就要看生產用的資材分如何而定。但現在的分配委員會，關於這種計劃作基礎的分配方法却完全不加考慮。所謂委員者，在多數的場合，祇是給人家看看面孔的代表而已。這樣就可以確保生產麼？至少它是不能滿足農村漁民的物資分配要求的。所以我們可以預想到，這對於農村漁民們，將引起

比物資分配問題以上更為惡劣的影響。

第二、就是所謂實績問題。在沒有什麼旁的可作依據的材料之下，實績也可以說是一個重要的資料，但這種實績的信賴性如何，以及這種實績資料的使用方法也都有相當的問題。因此就不得不有一個補整的辦法，關於這一點，我以為最重要的是一定的生產計劃，根據了某農村或漁村的生產量預定額，也就是一定的生產計劃，以之與實績（不單是消費量或購買額，而是與生產量對比下之實績）對照配合起來，再算定其分配量。當然，這很明顯地將會感到不足，但這種不足，技術上的補救方法，也並不一定是不可能。

其次，農村漁業用的資材，大部份都是資本家日商品，而且是獨佔商品。因此政府站在食糧的低廉供給的立場上，應該強化關於這方面的資本統制，同時還要使農山漁村的協同組合澈底化，以期物資能夠圓滑配給，及價格能夠維持低廉。尤其是在農山漁村中，大部份的弱小生產者，還是被束縛於高利貸的商人之下，在這種情形中，他們的生產是無法希望改善的。因此使農山漁村的協同組合能夠發達而從這種束縛中解放出來，而時使生產物有低廉地供給的可能，實為目前必要之圖。假使這一點能充分地組織化，系統化，而合理地經營起來，則國民食糧的生產也可圓滑地流通，國家也可充份地發揮其統制力了，而且可以比米穀等等之專賣制度更為有效，同時能適應農村的經濟及生活。

欲求食糧問題得以解決，政府對於農山漁村中的協同組合制度，實有確立一個根本方針之必要。但現在對於產業組合或漁業組合，都與課稅問題一樣，缺少關於組合政策的根本方針，這樣下去，不管產業組合運動怎樣地進行，或怎樣去指導漁業組合，結果非但不能達到農山漁村的經濟更生的目的，即國民食糧的確保等等也是無法實現的。而且，在今日除了物資的不足以外，勞動力的不足，也使農山漁業的生產受到了極大的影響。故欲戰勝物資及勞動力的不足，而仍欲維持增大其生產量，那麼除了生產的協同化以外，實在沒有其他的方法了。而且關於實行農事組合或漁業組合，在實行上都很有可能，尤其是像漁業組合（法律上本來就允許推行像漁業協同組合一類的事業）。加以像現在這樣因為限制的太嚴，以至有不切實情之憾，今後非加改善不可；就不管它是農山或漁村，既要能夠實行生產的協同化，即可防止物資之浪費，補救勞動力之不足，而且機械也容易導入。

關於勞動力的不足，現在在確保互助基礎之下實行勞動的辦法，這種精神雖然很好，但所謂「勞動奉獻」也有它一定的限度，故為準備今後將繼續發生的勞動力之不足，而且能確保生產起見，實有採用一種經濟的，而且有組織的方法之必要。這也就是說：協同化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

誠如上述，因有米的不足，就鬧成了食糧問題，但所謂食糧問題者，却並不單是米的問題而已。而食糧問題之得以解決，要而言之，也就是國民食糧的得以豐富而且低廉

地供給。但像日本這樣，雖然自負爲瑞穗之國或水產國，但關於國民食糧的確保，却並沒有什麼方法。現在已受到了一米一的教訓，那麼爲了國民食糧之確保起見，根本國策的樹立與實行，實在是很必要的了。故根本國策的確立，不得不認爲是當前的急務。

而且還有一點必須加以考慮的，就是食糧生產及分配的實情，關於這一點的實行政策的缺陷與不完備必須加以檢討，雖然說現有的政策是在統制，但今日所謂統制，可謂完全沒有計劃性。因此關於國民食糧，不管它是內地或外地，如何生產如何分配也是毫無計劃。因此農山漁村經濟的組織化也無法決定其方向，結果目昭和七年以來就實行的農山漁村的更生運動，也看不見什麼效果。以今日之情勢來看，本來已漸漸有些眉目的組織化，到反而在分配統制的名義之下破壞了。這也許是因爲在政策上缺少根本的統一性之故，故今日所要求的政策方向，至少應該是農山漁村的經濟，生活，及其生產上之組織化，以及在國民食糧確保的見地上，對於這種組織的運用。

當然，關於這一點也須要種種方策或設施。但所有這一切都是爲了實現上述根本方策的手段，並沒有獨立的或個別的意義。假使不看透根本上的缺點，而祇把那些附帶方法個別地去實行，那不過是能爲了統制而統制。經濟統制決不可迷失其根本的目標，沒有計劃沒有目標的統制，祇會激化自由競爭及弱肉強食等等現象而已。

敵國經濟破產之自供

編譯者 廣東省政府祕書處編譯室

發行者 廣東省政府祕書處第二科

地址：湖南耒陽南門外

印刷者 正文印刷局

白羊房讀易家聲內

經售者 中國文化服務社曲江分社

勤員書店

曲江新生活圖書合作社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七月一日出版

55

002859
36

審查證粵字零九五號

每册定價

BC

31.395.2